

|告白|時間|本質|

作者: 墮洛

Powered by [紙言](#)

1 · 序章

1 · 序章沒有美麗的真相，也沒有殘酷的謊言，只有錯誤的解讀。

來了，我所害怕的事情發生了。

不同的小圈子都有不同的規則。我們必須仔細觀察這些細微的暗號，配合大家，巧妙地融入群體。正因為我自己無法融入群體，從幼稚園、小學、中學都受到了排擠。自小我們都在學習如何融入社會，不能融入的人便是所謂的失敗者。所謂學校是社會的縮影，當一定程度的小圈子建立了，那個就會變得難以融入。因為，這就是外向者的社會。這就是社交的社會。沒有地方容納我這些獨立個體。

我停下腳步，仰望着那灰暗的天空，嘆了一口氣。

所以，我仍然孤獨一人。

2. 孤獨的面具

若果孤獨是靠距離判斷，那麼沒有人會孤獨。
可惜，人類是所謂的感情動物，若果心的距離很遠，也不會覺得滿足。

與其說我是被孤立，倒不如說是我拒絕交流。
所謂交流莫過於與對方認識、相處，最終融入這個地方。
我以往也這樣想。
經過小學與中學的無知，經歷了無數次的失敗、錯誤，曾經以為是別人的善意卻只有背後的惡意。
曾經以為是別人的善意卻只是面具的表面。
曾經以為是別人的善意卻只是了解的錯誤。
種種原因促使我放棄與別人交流。

可惜的是，我仍然是這個社會上的一名棋子。
人出生便注定要強制參加這個名為人生的遊戲。
無一例外。

人生遊戲既然無法避免，參與便要遵守其規則。
討好別人、取得佳績、成為贏家。

而最輕易成功的手法便是成為演員。
所以這個社會充斥著無數的騙子、偽君子。
但偏偏這就是這個社會遊戲的贏家。

所以，在這個社會出生並在注定成為某程度的演員吧。

* * *

早上的早餐會面，天空照舊寒冷，溫度也跌到10度左右。
我呼出一口白白的霧氣，一陣凌厲的冷空氣打到我的臉上，手無意識地伸進了風褸的袋子內。肺部吸入那早已冷卻的空氣，卻無助喚醒我疲倦的身體。
我漫步走向早餐會會面的地點，從朦朧的窗外窺看，那裏還是空無一人，望向門口，阿翼才剛剛到達。

他從眼角見到我，便帶著微笑對我說「早安！」
我也拉動嘴邊的肌肉，戴上微笑的面孔著對他說「早安。」
也許這一刻我的笑容是扭曲的吧。

我隨著他步伐輕腳走進室內，內裡雖然沒有開啟暖爐，但總比起外面吹風要好。我隨手解開了風褸，把風褸放在凳子上，阿翼亦巧合座在同一張桌子。

阿翼本來就是那種很吸引別人的體質，加上他社際能力高、人見人愛，如同人體磁石。
不久，所有桌子已經坐滿了我們班的人。

時針搭上0835，老師們也到達了，桌子上放了2種包裝三文治，以及幾樽阿華田暖壺。

早餐會本來沒有特別的意義，頂多是長輩對我們說聲加油、努力。但是，當有一定的權力者--校長參與其中，任何活動也會變得相當的「有意義」吧。

桌子上還沒有分好阿華田，我為了配合其他同學，便把紙杯分好，按下暖壺的按鈕，倒下熱騰騰的阿華田。隨即而來的是那霧氣在我的眼鏡上形成一道白白的水份，遮擋著我的視線，我便停下，等待霧氣散去。

我之後隨手取了一份三文治及一杯阿華田，走向原本的桌子，等候老師們的「指示」。

卡嚓一聲，校長從入口進入，察覺的同學都望向了聲音傳來的方向，引起了其他人的關注，剛才喋喋不休的談話聲也漸漸靜了下來。

校長為免氣氛變得冰冷，便說：「不用理會我，大家繼續談天吃早餐便可。」

聲浪緩緩的上升，氣氛也漸漸回復原狀。

其他老師也各自坐在了桌子旁邊，我身旁的是訓導主任黃sir，他隨即向桌上的同學打招呼。

「早晨，阿翼，咦，這裡好像有些生面孔，你叫什麼名字？」他順時針指着阿翼旁的同學

「我是阿琪」

「你是阿翼，你是阿琪，你是阿夏...」

大家都在望着下一個自我介紹的同學，那就是我。

我再次拉緊我嘴邊的肌肉，吸了一口氣，強行滿心歡喜地說：「我叫阿洛，嗯。」

也許打起精神說話給予了一個勉強的印象，大家都投來憐憫的眼神，促使氣氛變得更為尷尬。

「哦哦，你是偏向靜的人吧。」

「嗯。」

阿翼本來就是運動健將，每次都在運動場大展身手，是全場總冠軍的常客。既然是運動健將，身形以及長相亦無可挑剔。

阿夏從小就是阿翼的朋友，同樣地是一名運動健將，擁有女神級的面貌，使她成為班上的主導者。傳聞中，她曾經被2名前輩追求。呀，真是青春。（我恨）

順帶一提，阿翼與阿夏兩人都是「社交怪物」，社交圈子彷彿容納了整間學校的人，不是能人所及的程度。

社經地位都在無法觸及的狀態，是社會贏家、現充兩名。

阿琪雖然性格比較靜，但偏偏人緣好，社交交際完全沒有問題。

阿翼、阿夏、阿琪都是過著玫瑰色的青春人生。

對比之下，我不能否定我的孤獨哲學令我變得孤僻、性格奇異。其實我是有能力溝通，我是有能力理解對方，模擬出對話的正確答案，我只是沒有興趣在參與人際關係時戴上虛偽的面具。

也許這只是自己懦弱的藉口。

3. 客觀的本質

客觀的本身並不客觀，因為客觀往往只是人以主觀的觀點定義客觀的視點。例如什麼是時間？什麼是政治正確？這些抽象概念都是人類以主觀的感覺定義客觀的標準準則。所以那些倚仗「客觀」報道的報章都只是由個人的出發點所寫，沒有什麼客觀可言。所以在定義客觀的時候，你已經不再是客觀。

由於我沒有比其他人強的社交能力，我索性不參與其中，成為其他人對話的旁觀者。

嘈雜的對話聲令我難以集中於對話之中，我便把背部向後傾，留意着周邊的環境。

桌子後的兩枱都是與校長在談天，所有人的面部表情也變得有點僵硬。校長走過來問：

「阿翼隊長，記得贏咗約我同你一齊食飯慶祝啫！我請你！」
「欸欸欸，這樣嗎？冇問題！」
校長拍拍阿翼的肩膀，再開展另一個話題。

「話時話，阿夏妳近排有個活動...」
「您講個比賽？」
「係呀，呢排搞成點？」
「冇問題阿，而家仲爭少少微調就搞掂。」

一個人的對話不但能夠影響對方的觀感，更加會影響整個氣氛，更何況一句話的一詞一字。所以，我選擇沉默。

我吸允了一口阿華田，其溫度直接湧到胃部正中，與表皮膚的空氣形成對比。也正如其他人討論中的熱度，談得興高采烈，暫時忘討論外被遺忘的人吧。

* * *

我吃下了那份三文治後，把盛載三文治的紙折疊好，放進垃圾桶內。

回望過去，感覺已經沒有容納我的空間。若果沒有合理理由而強行加入，也只會令其他人感困惑。

我決定往外走，冷卻並凍結自己的胡思亂想。

我帶著還暖的阿華田到外面，在外面的牆身上支撐著那疲弱的身體。

阿華田的溫度也不過不熱，在這個阿華田冷掉之前，也會否能夠回到過去改變自己呢？[註：在咖啡冷掉之前]

載著阿華田杯子中在我手中不斷流失熱量，猶如我對這個世界的熱情一樣，漸漸變得冷漠。

所謂冷與熱也只不過是相對環境溫度的分別，試把10度的飲品放在亞熱帶地區，那就是一個冷飲；放在南北極，那就是一個熱飲。

人的性格也如是，當一個外向的人放在內向的群體，那他就是過多活躍；把一個內向的人放在外向的群體，那他就是不懂得相處。

只要做的是不被他人認可的事，即使是天大的好事，也會被當成罪人。所以，世上的罪人可能其實是無辜的。耶穌同樣是因為生在那樣的世代，這才成了罪人。[引自：夏目漱石「我是貓」]

我再提起杯子，吸允了兩口阿華田，
感覺格外的苦澀。

我從口袋中取出智能電話，隨心掃過社交媒體上的故事與帖子。
我不為意看了一個梗圖，自顧自地笑著。
然而，我的自覺使我下意識地抑制臉上抽動的肌肉。
因為，那真的很嘔心。

4 · 孤獨的理由

特別早餐會面完結，課堂回復一如既往的時間表。

3連堂的中文科已經淪為做卷的課堂。

我翻開試卷的閱讀篇章【孤獨的理由】。

「那種與生俱來的孤獨感並不陌生，你記得你很少時候向母親伸出需索的手，卻聽不到一隻溫暖的手回握；你記得所有在田野獨自嬉玩的時光；你記得每一次在熱鬧的人群中那不由自主的冷寂；你記得你在『有伴的孤獨』過程中如何學習和自己相處。可以說，你很習慣孤獨，你只是不習慣和孤獨的人共處。」 [引自：林黛嫻 孤獨的理由]

過往的我不曾如此這樣嗎？

* * *

過往因無知而不覺意地把自己刺到其他人的身上，只為求尋找著依靠著別人的安全感，卻無知無覺地傷害了別人。

被我刺得傷痛無比的對方自然離我而去、選擇去避開我。
在不斷尋求依賴的我才漸漸發覺我所造成的傷害，終究令自己失去與別人的連繫。

我從小學畢業，沒有了包袱，我奢望能夠在新一間學校重新建立人際關係。
無疑，這個決定是正確的。

雖然中學是一個可以重來的地方，但我卻忘記了計算其他人本來既有的交際圈子，以及自己的能力因素。

不用兩天，整體的交際圈已經建立，而我僅僅在圈子的邊緣存在著。

隨著時間的流逝，大家都對雙方有了基本的認識，正值青春期的學生們亦被戀愛的假象沖昏了頭，整個班房充斥著戀愛的酸臭味。其他人亦為其所動。

這亦包括了我。

那些所謂「無意間」身體接觸、投來的眼神、對話上的一詞一字，都成為了戀愛的咒語。

渴求依賴、歸屬感的我無意間被詛咒，卻沒有及時取得解藥。

因著別人對自己的善良，
因著別人對自己的關心，
就這樣戀上了別人。

不用說，結果也是一如既往，決絕地拒絕了。
無知的我，還以為對方是害羞而拒絕，因而不斷追求。

自然，這只會對對方造成更多的傷害。

我實在是太天真了，
天真到一個地步，
我以為只要一方面對對方有好感，
就沒有問題。
真是太天真了。

被傷害的自然會將我告訴整個學校我是如此無恥，
果不其然，其他人也開始拒絕與我來往。

「阿洛佢阿，唔好接近佢，佢好粘人的！」
「阿洛？！你仲同佢玩？離開佢啦！」
「阿洛點解唔去死？死左對世界更好！」
我強忍著淚水，仍然帶著微笑，期望時間能夠沖淡事件。

我錯了。

形象一旦破壞，便無法修補。
時間也不能淡化其效果。
辛辛苦苦好不容易建立的關係，
就此永遠斷開。

那種被所有人離棄、拒絕、避開的感受，
比起言語欺凌更為痛苦、更為無聲、無色。
那種被孤立痛苦，沒有人會想再經歷一次吧。

其他人自然受朋輩影響與我保持距離。
所有人都在避諱著我，耳邊不時傳來批評的惡意，歧視的眼神，彷彿在看著一個異物。

我嘗試加入對話時，總會聽到那語氣的變化，字詞不停地針對著我，嘗試把我從對話中推開。

習慣，可能使我對這些惡言變得麻木。

人類本來就是群體動物，基因上已經有其既有的機制。從群體中離開必然會受基因所定下的機制而受到懲罰--精神上的痛苦。

那種痛苦使人墮落，自己不停浸淫在虛假的痛苦之中。晚上仍然受其痛楚所影響，難以入眠。
那種需要進入群體卻無能為力的壓力每日每夜壓垮着我。

既然其他人已經離我而去，那就只剩下自己去幫助自己吧。

慢慢地，我了解到唯一的出路，是讓自己習慣活在痛苦之中。
漸漸地，我學習到如何把感情的電路切斷，了解到唯有能力者才有權勢。
不要相信其他人會無條件幫助你，因為人只會從事對自己有利的生物。

我不停嘗試了解別人的心理，不停地代入他人思考。

放棄過往的思維，放棄過去的自己。

無疑，我已經放棄相信自己的理由。

所謂的團體、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只不過是利用言語而擺弄別人，從而得到利益的手段。

旁觀者清，當局者迷。

所以我寧可孤獨，也不要成為當局者，
因為，
孤獨總比被孤立好。

5 · 阿翼

時間流逝的速度在於你看時針的跳動而減慢，因此我從不望向手錶。

我停下手上的工作，望向窗邊。
如我所料，夕陽的紅光已經滲透整個班房。

鐘聲的響起代表了日校的完結，對於學校沒有歸屬感的我便快快手收拾好雜物，準備離開這個「人間煉獄」。

隨即而來的是鄰班破門而入的聲音。
阿倫手上有著一件點了蠟燭的蛋糕。

「阿翼，生日快樂！」
阿倫身後跟隨著阿翼其他的朋友，為他慶祝生日。

場面由先前的靜寂轉為熱鬧。
為他慶祝生日的人數多不勝數，耳邊不斷傳來「生日快樂」的祝賀。

「喂！你呢個衰仔竟然咁好心慶祝，係唔係有咩陰謀？」
「點會啫，大家夾錢買左分蛋糕一齊慶祝，最後一年一齊留低一啲開心回憶！」

其他人一擁而上，把阿翼抬起，簡直是在看一場青春電影。
所有人的臉上都是一張笑臉，無一不歡。
笑聲充斥著這個班房。

嘈吵的聲音使我感到格格不入，我加快收拾速度，然後離開不屬於我的地方。

熾熱的陽光照射在冬季的校服上，使人感到格外悶熱。我走向雨天樓梯，因為那裡的陰影是我唯一適合存在的地方。

我急腳趕往地鐵站，前往鄰近的補習社。

* * *

補習社可能不是我最愛的地方，但是半模糊投的影影像以及格式化的模式與話語也許是令我擁有最少煩惱。

我照常安坐在半後的座位。每個人也受制於社會的「禮法」，在每個陌生人之間留下了一個空位。

時針搭上45分，課堂開始。
課堂的形式為影片課堂，沒有實質的老師，因此不少同學仍然在課堂中「各自為政」，但至少沒有影響其他學生。

我以為放學後的時間能夠使我忘記一切，卻在這裡遇上了阿翼。

阿翼從門中衝入，手騷著頭，眼線尋找著認識的人。
我的認知使我避開他的眼神，卻沒發現已經太遲。

阿翼見到我，便衝向我旁他人特意剩下的一個空位。

「咦，阿洛嘜你都係到嘅？」
他用肩膀推了我一下。
我裝不認識他，但對話揭穿了我的把戲。

「原來你有上補習班架？」
「欸，你上左幾耐呀？」

阿翼不停的發問影響著其他人上課，旁邊不斷投來惡意的視線。

我深深地嘆了一口氣，無疑，這是最不想遇到的事實---遇上熟人。

為了擺平他，我勉為其難地說：
「係呀，我係喺到上補習阿，唔該你專心上堂。」

「明嘅，上堂上堂。」

* * *

單調的聲音使人昏昏欲睡。
阿翼直接躺在桌上直接昏迷。

「咁今日既課堂就去到咁多，辛苦晒大家，下堂再見。」
課堂影片結束，我望向我身旁的阿翼，仍然在睡夢中。
我仔細看了他一眼，他眼睫毛還挺長的。

我拍了拍他，他隨即彈了起來。
「欸，完了嗎？」
「係呀，完咗啦。」
「弊！我無聽到呀，下次你叫醒我丫嘛！之後可唔可以話我知講左啲咩呀？」
他雙手合十，用懇求的眼神看著我著我。

我不理會他，收拾好東西直接離開。
「等埋我呀！」
阿翼追著我，我心想：
你煩唔煩啲？你唔怕窮追猛打比其他人討厭嗎？

面對著不停在我身前轉圈的阿翼，
我嘆了一口氣，勉為其難地答應了他。
反正與他有一個好的關係沒有壞處。

我又是錯了。

還記得我之前是被排斥的人嗎？

對。

他們還記得。

回到學校阿翼即時滿身歡喜走到我桌前，詢問我有關昨天補習的資料。我取出筆記本，準備講解筆記時，同學的視線使我背脊發寒。

有學生走過來點了一下阿翼肩膀：

「做乜同阿洛咁近？如果你想搵有關補習嘅資料，你問其他人都有啦！」

「咁我尋日同佢同一堂丫嘛，進度更加清楚丫。」

阿翼堅持搵我教佢，議論的聲音越來越多。

「阿洛係唔係威脅呀翼先至搵佢一齊架？」

「咪係囉！無理由阿翼會同一個咁陰沉嘅人做朋友，一定有啲野！」

果然我是注定要孤獨的吧。

我為免阿翼再受到其他人的批評，我便在他耳邊輕聲說道：

「我知你好心，但係同我一齊只會影響你的聲譽，你都係搵另一個可以幫到你嘅人啦。」

我推開他，他卻回應：

「唔緊要啦，我對呢啲話無所謂架。」

「你走啦！」

其他同學見狀，視線開始轉向這邊。

我知他不會離開，我便決定用一個最快的方式解決。

我站起來，直接離開。

阿翼嘗試追上我，卻被其他同學阻止。

「不要理會他。」

「離開了便好，阻住晒阿翼啲時間！」

反正我的形象已經跌倒谷底，評價再低一下也沒有所謂吧。

6 · 真相的苦澀

我走向自動販賣機，按下咖啡，拍下八達通。
我並沒有打開咖啡，我走上六樓的天台坐下。

我望向天空上的碎片雲，
天色如此美麗，
與我心情背道而馳。

我走到升降機背後那雪白的牆身坐下，
輕力揭開易開罐上的環，
再細嘗咖啡的味道。

加了砂糖的咖啡，仍然是苦澀的。
掩蓋了事實的真相，留下來最終只有苦澀，
為何不一開始就面對事實，至少之後不會在再變得更加苦澀。

我背後傳來腳步聲，
我並沒有轉過去。

「咦，原來你係呢度？」

我聽到阿翼些少的氣喘聲。
大概可能四處尋找我吧。
雖然我不討厭他這樣的性格，但是這不就令我成為了妨礙阿翼與其他人時間的罪人嗎？

阿翼走過來坐在我旁邊

「唉。」

「阿洛你做乜唉聲嘆氣啫？咩事呀？」

「你做乜係要跑過嚟搵我？你想阻我休息咩？」

「冇呀，我只係想搵你擺份補習資料啫。」

「咁點解唔搵其他同學呢？」

「咁方便啲丫嘛，我同你上堂一同，咁咪方便知道囉！」

我嘗試忍著不露出了厭惡的表情，

用有禮貌的語氣告訴他：

「其實其他同學都係睇同一條片，無分別架。」

「我無所謂啦！哈哈！」

阿翼臉上的笑容太過耀眼，我無法直視。

「如果你介意係學校教我既話，下一堂補習之後飲杯咖啡教返我丫！」

我再攝入咖啡因，苦澀的味道再次從味蕾上出現。
既然我逃到天台他還會找我，我拒絕他也沒有用處吧。
我呼出一口氣，望向阿翼：

「是但你，但只係限於補習。」

「咁約定你啦！」

此刻陽光從雲隙中再次照亮起大地，
而我剛好在阿翼的影子下。

若果阿翼是活在陽光面的話，
那我就活在影子之中吧。

他實在是太過溫柔，
對所有人也是。

我曾經想尋求的溫柔，就是在我的面前。

「我想成為你的朋友」

阿翼伸出手，望向我。

我本以為能夠擺脫過往的心結。

在我想伸出手的那刻，
過往的恐懼從四方八面襲來，
手的動作被孤立的恐懼、其他人背後的怨恨所遏制。
心臟被一道無形的手抓住，
因為那就是事實、
過往所發生的事實、
我無法反駁事實。
我無法向阿翼伸出手，
接受他的好意。

對，我只是一個軟弱的人。
沒有像阿翼那樣的陽光般輕易感染他人，
也無法輕易地改變。
我無法踏出過往的黑暗，
無法踏出自己的安全圈。

陽光隨著時間傾斜，
刺眼的陽光也開始照到我，
提醒我時間的流逝。
我對阿翼說：

「你係時候返去架喇，應該有唔少人搵緊你。」

樓梯不斷傳來呼叫着阿翼的聲音。

「阿洛？」

此時，我已經離開了阿翼的視線，
阿翼亦應該被其他人叫回去吧。

我喝下最後一滴的咖啡。

也許，苦澀的味道能夠為平凡的日常帶上一點回甘的味道。

7 · 節日的轉折

12月份，商場到處佈滿了聖誕的燈飾，為聖誕節作準備。

我照舊準時上課，阿翼翼如常遲到。

「喂，你可唔可以準時啲呢？」

「唔好意思吖，掛住傾計無留意時間。」

上課時間如常的沉悶，阿翼又差點睡著。

* * *

「好，今日就上到呢度，辛苦晒大家，下堂再見。」

我望向倒頭大睡的阿翼，拍了拍他。

「上完堂啦，行啦。」

仍然眯著眼的阿翼半夢半醒，我只能嘆了一口氣。

「你再唔起身我就走先架喇。」

阿翼即時起來。

「唉。」

我再次嘆氣。

* * *

我打算走到一間便宜的咖啡店，期望有一張空桌。

我掃過店舖，好像已經滿座。

阿翼見到沒有桌子，便說：

「不如我帶你去一間隱藏的嘅食店，我請你食，當係你教我既費用。」

「是但你。」

我隨口答應，心裡感覺很麻煩。

* * *

夜色已至，燈飾的光芒在其他燈下顯得微弱。

阿翼帶我到一間「阿琪咖啡室」

我在進門口前拉住了阿翼，我凝望着他。

他理解到我的擔憂，便說：

「呢度喺阿琪阿媽開既餐廳，放心啦。」

「喂喂喂，你唔怕俾阿琪傳開咩？」

「得啦，佢信得過架。」

我戒心仍未消除時，阿翼已經入了去。

我無法不跟著他，因為被離去的恐懼仍然控制著我。

「歡迎光臨！咦，你咪係阿翼？」

「係呀，我帶咗朋友嚟，我想佢教我補習啲野。順便要2杯咖啡，唔該。」

「哦哦，ok，自己搵個位坐低丫。」

靜寂的環境使我難以放鬆。

我只想盡早完成這件事，便從背包取出補習筆記。

「兩杯咖啡，請慢用。」

「唔該。」

「唔該。」

我把筆記轉向阿翼，指出上一堂所記下了的要點。

阿翼便開始傾聽。

「你打開筆記第25頁，記得今堂講過呢part既，佢上一堂係...」

「第幾頁？」

「25頁呀。」

「等陣...」

少量的雜聲與聖誕的音樂使人沉醉於聖誕節的氣氛，亦使人忘記時間。

* * *

「呢啲就係上一堂既筆記，下一堂唔好再訓覺啦！」

我望向時針，時間已經搭至2030。

「時間都差唔多，我走先。」

我忘記了我在阿琪的餐廳，我一下子站了起來。

「咦，你咪係阿洛？」

一個不熟悉的聲音。

那是阿琪。

我下意識把頭擰向側面，

意識到她已經認出我。

我尷尬地向她打了招呼。

「...嗨。」

「哈囉阿洛，你同呀翼一齊呀？」

為了保住阿翼的聲譽，我盡快想出一個藉口。

「冇阿...我咁岩撞到...」

「係呀！我叫呀洛教我補習啲野！」

阿翼直接說出了理由。

呀，完了。

阿琪若果說出這件事，阿翼會因我而降低其他人的聲望。
重重的罪惡感壓在我身上。

阿琪把我拉到旁邊，
我預計想把我離開吧。
我沒有期望任何事情，只期望不會影響他人便可。

「你...同阿翼係咩關係？」

「同學關係。放心我會離開阿翼。」

「唔係...」

我打算轉身離開時，阿琪拉住了我。

戒心使我身體作出反應，我退後了幾步。

「你可唔可以幫我一下？」

「吓？」

我滿頭問號。

搵我咩事？

「我想你幫我撮合我同佢。」

8 · 無理的要求

「我想你幫我撮合我同佢。」

「吓？」

我呆在原地，不停計算出理由--找不到。

「我話...」

「等陣，你話“佢”係阿翼？」

「...係呀。我...我係鍾意佢。」

我思考了兩秒，得出了結論。

不理她。

這件事吃力不討好，對我有沒有好處。

我絕對沒有理由幫助她。

正當我打算拒絕，我腦袋閃出了一個想法。

我想到不論如何，即使多麼理性的人都會，都會受自己一己所欲的慾望及優越感而被戀愛沖昏頭腦，便每每對世人發出些微的冷笑。

我可以利用這段關係，獲取別人的歡心，亦都可以完阿琪的願望，順便可以利用兩個人共依存的關係。

「好吧，但係有條件。你要幫我同阿夏做朋友。」

我利用阿翼同阿夏既身份，拉高自己既地位。

「咦？唔通你鍾意阿夏，呵呵呵。」

「係呀。」

就算我否定，當對方有既定的答案，

對方只會依舊認為自己是對的。

為了取得對方的認同感，我不如說謊。

「估到架啦！」

我拉起了臉上肌肉，

笑了一笑，

心裡卻早已失去了感覺。

* * *

離開了咖啡室，我與阿翼一同乘坐地鐵回家。

等候地鐵似乎是佈局最好的時間。

我打開了手機，戴上了耳機，播放著蕭邦的鋼琴音樂。

地鐵刺耳的路軌聲妨礙著音樂的播放，卻沒有方法阻止。

我停止了音樂的播放，透過耳機聆聽著背景的噪音。
阿翼似乎好奇著我在聽的音樂，不停地黏近我。

我重啟了音樂，把耳機給了他。

「咦，古典音樂啫，咩黎架？」

「蕭邦-幻想即興曲(Fantaisie-impromptu)。」

人自然會受到好奇心所趨使。

既然要製造優越感，就要利用他人的無知，給予他能力，再帶動其他人參與其中。

「阿翼，你有冇玩扭計骰？」

「冇阿，你有玩？」

「之前有玩，但係呢排停左，我送個扭計骰俾你玩丫，聽日俾你？」

「我唔識玩架啫，你會教我咩？」

「好簡單啫，你識得背幾個步驟就得。」

「咁好丫！」

這將會成為阿翼同阿琪共同興趣的契機。

我打開電話，聯絡阿琪：

>>洛：買扭計骰。

已讀。

>>洛：學好佢。

已讀。

>>琪：點解？

>>洛：我叫阿翼學玩扭計骰，妳識可以教佢。需要既話我可以教你。

已讀。

此刻，彼此只需要時間。

我從阿翼取回耳機，音樂播放至高潮。

當你已經知道會發生的事，
你再也不會去期待。

因為，

「期待」一詞只適用於無知者身上。

9 · 灰色地帶

* *

我答應了給阿翼那個扭計骰。
既然我是那被人討厭的角色，
不如我早點回去，
把它放進阿翼的抽屜內。

* * *

我比平常更早起來，我決定走回學校。

我仰望天空，
灰暗的天色比起藍天白雲更使我愉悅。

狂妄的自我在妄想着，
若果只有黑暗的世界，
究竟有誰會被背叛，
有誰會被拋棄。

我的嘴角不為意的拉了起來，
沒有比被拋棄的感覺來得更痛苦、更煎熬。

路邊海浪聲把我的思緒拉回，
看著那來勢洶湧的白頭浪，
卻不再感到任何恐懼。

這也許是我對事物麻木了吧。

一道強風吹過，示意着風雨的來臨。
我把手伸向背包，檢查雨傘的位置，它仍然在袋裡。

我望向海邊，
遠處可見雨水滿鋪在海面上。

「要不快點回去？」
我把這句說出時，雨水已經逐漸向陸地前進，
雨水也開始滴嗒地打在地上的紅磚上。

我把雨傘打開，
水珠拍打在雨傘上，
形成一場下雨的交響曲。

只見零星沒有帶備雨傘的人在狼狽地走著。

後方傳來踏踏的急步聲，這只有兩個可能性：
沒有帶雨傘或者趕時間的人。

若果對方沒有雨傘，我需要遮蓋他嗎？
我隨即向右移，左邊留有了一點的空間。

一位學生手抓著一本書擋雨，
從我的左邊通過。

啊，
我忘記了還有二者皆是的答案。

由始至終，陌生人與陌生人之間的隔膜我沒有能力打破。
由始至終都是我自己的臆想、猜想。
這一切都帶有偽善本身的酸味。

* * *

受下雨影響，樓梯積水漸漸成為迷你的瀑布。

課室今天格外的靜寂。
那只是因為我早到罷了。

雨水打在窗上，默默地洗刷着那透明的存在。
看不見，卻觸得到。
猶如自身般，實實在在地存在著，卻被人忽視。

望著望著，阿夏毫無聲色地坐在我面前。

「阿洛，早晨！」
她精神奕奕地說。

「早晨。」

阿夏的存在對我來說就是一個刺眼的存在，她照耀著他人，卻使我感疲倦。

「沒有男性不會對她發情」這句話過猶不實，但有其道理。
無疑，我需使勁把自己那本性隱藏。

她湊近來問：
「呢呢，今日做乜咁早嘅？」

啊，我差點忘記給阿翼扭計般。
「我諗住送呢個比阿翼，上次撞到阿翼佢話想要。」

「欸欸，你識玩啊？」
我點了一下頭。

「我可唔可以借俾我玩下？」
我隨手給了她。

在她接下那一刻，她的手碰到了我，一陣酥麻的感覺傳了過來。

可惡。

這一切的關心只不過是自己不斷希望的假象。
錯不了，
腦內的感覺只不過是上演了一場自我安慰的謊言。

我回到座位上，見著阿夏漫無目的地把扭計骰扭來扭去，心中那所謂的偽善走了出來。

「你先要弄好底層。」
我把這句話吞了下去，我這個人根本沒有任何地位與她對話。

「妳玩完之後妳將佢擺係阿翼個櫃桶到就得，唔洗俾返我。」
「ok。」
她回應時恰到好處的笑容使我心跳多了一拍，
面上的肌肉不為意地抽動了起來。

我伏在桌上，假裝睡著。
扭計骰轉動的聲音仍然十分清晰。

其他同學亦漸漸到達課室。
我驟眼看見阿琪的視線，我繼續裝睡。

旁邊傳來聲音
「咦，阿夏你有玩扭計骰？」
「冇阿，阿翼既。」
「咦咦，唔通妳同阿翼一齊？」
「冇咁嘅事，佢點會同我一齊啫。」

阿翼也配不起阿夏嗎？
這句話猶如暗箭般，默默地插在我胸口上，
沒有任何聲色。
習慣了痛楚的我，
只是默默地把胸口上的痛楚壓抑下去。

至少，
你還是一個活著的人。

10。謊言者與無知者

人會說謊，不論在學校，還是在職場，都說著無數說不盡的謊言，並活著。
社會需要謊言，沒有它也許這個社會會直接崩壞吧。
因為謊言是人所追求的安慰。

有時我質疑自己，為什麼我有著這麼厭世的樣子？
是失戀？是被背叛？還是被傷害？

要有的理由可以有很多，但最終這些只不過是自我安慰的謊言、藉口。

* * *

上課，小息，上課，放飯，上課，放學。
每日如此單調地循環着。

阿翼接收到扭計骰後，我並不期望他會花時間於它身上，因為他有比起扭計骰更重要的事物，那就是他的朋友。

我查看了一下手機，看來網上小說更新了。

對，我是在看小說。

當我在思考時，小說是一個類似避風塘的地方吧。

有沒有想過小說其實只是給予讀者優越感的產物？戀愛小說也好，科幻小說也好，這些故事只不過是給予我們在另一個世界的角度代入主角，從而從主角的故事獲取其經歷的優越感、成功感。

因此科幻、戀愛小說才會大行其道。因為，這些都是不屬於自己的。

所以小說只不過是在逃避自己面對失敗的工具吧。

不論小說結局如何，由始至終都只不過是一個虛假的事物，你終究不是作家筆下的角色，無法改變所面對的現實。

所以，看小說只不過是在看一個美好的謊言、甜蜜的謊言罷了。

當你能看穿謊言時，你在也不能從中獲取並沉醉於其優越感之中。

這根本是無聊透了。

* * *

我仍然伏在桌子上。
我把頭側向窗口，從窗外的影子判斷著時間的向度。

時間沒有亦不會為誰而停下來，因為這就是時間。

鐘聲響起，我搖了搖頭，把自己弄醒。
睡意仍然不斷地向我襲來，我再次伏下。

在我伏下的時候，片刻一陣暖意從頭皮上傳來。
警戒心使我立刻往後退，拍開我頭上的手。
我隨即向前望，那是阿夏在玩弄著我。

她臉上戴著一副嘲諷似的笑容，正在抱腹大笑。

我以不屑的眼神回應，卻無法傳達自己的感情吧。

我收拾東西離開學校，因為今晚還有下半場的惡夢。

* * *

聖誕將至，每年家中將會有聖誕聚會。
這一年，卻有著微妙的變化。

我當時仍然在房間使用著智能電話瀏覽著影片，頓時談天的聲浪變得更大，一個不熟悉的臉孔在我眼邊走過。我向外望了一下，那是舅父的女朋友吧。

舅父今年交了一個女朋友，今天雖然不是聖誕節正日，但是仍然是假期。我並沒有預計她會過來這個家庭聚會，但我對此沒有疑問，亦沒有感覺，因為這是別人的事件，我無法阻止或改變既定事實。

除了她，屋內還有家族其他成員。她靦腆的行為與微小的動作應該是還未熟習這裡的環境吧。

「呢個係我女朋友，阿詩。」

我知道沒有人不會為一個不熟悉環境的人給予同情心吧，所以其他人都在為她打開冰冷的隔膜。

「不如你先介紹其他人的輩份吧！」阿姨說道。

「呢位係阿表舅父、表姨、世侄...」

她向各位點了頭，打了招呼。場面看似沒有了尷尬的格局，然而，氣氛使她未能完全融入。

舅父從袋中取出巧克力。
「呢個係女朋友帶嚟嘅見面禮。」

舅父把巧克力放在每個人的手上，我過望了一下，那雖然只是一個普通的巧克力，但我相信這並不是打好關係的唯一手段。

我母親收到了巧克力後，她拍拍舅父肩膀，開玩笑說道：「我期待你到時新年派利是俾我個仔呀！」

雙方都笑了一笑。

我回望著電視機，我把眼神放空，假裝在看電視，聆聽著別人的對話。

阿詩也許接受了環境與其他人的眼神，便加入家人打麻雀的遊戲中。

打麻雀嘈吵的聲音打亂了我的思緒，但我只知道，一個決定與行為，不論是在打麻雀、遊戲、還是人生，都能計算出來。只不過是繁複而已。

由始至終社會是需要後代的繁衍，我沒有權力改變這個定律。如何也好，就算我不停地思考，亦無法看見交往的好處。

難道是朋輩的認同感？難道是有人能夠事奉你？難道是會擁有更多的關心？

但是，我無法不恐懼著那所需要的金錢、感情的建立、所有經歷的錯誤與痛楚、還有所需要的時間與心機，尤其是利用無數的謊言與「無意」肢體接觸所建立的關係。

這亦是為何我對人際關係感恐懼：

人際關係的建立只不過是社會上既定的「原則」以及人類心理上的「優越感」與「慾望」，而建立它的方法就是由無數的「謊言」組成。

阿琪與阿翼亦是如此虛構的關係吧。

11。虛構建造物

第二天的早上我如常被鬧鐘的嗶嗶聲響叫醒。
正當我想起床，冬天的冷氣在被罅隙中竄入，使我把身體縮進一步縮進被袋中。

我拍下鬧鐘，電話顯示著好幾個未讀的訊息。
我疲憊的意識使我把電話翻過去。

我的生理時鐘使我在4分鐘後再次醒來，我見時間不早，便對抗著睡意起床。

今天是聖誕節後的假日，我無需上學。

我刷了牙後，查看了一下電郵與社交媒體。
Facebook電郵通知我今天是阿夏的生日，我循例在頁面留下了「生日快樂」的訊息。

我再掃過社交媒體，留意著每個人所分享身邊的事物。

阿夏原來已經在昨天晚上與她的閨蜜阿琪一起慶祝，我再按下下一頁，今天也一早約好了阿夏與阿翼及其他朋友開生日派對，場面十分熱鬧。

我冷冷地笑了一笑。

我還記得，過往我曾經辦了一個生日派對，我父母訂了一個燒烤場，花費不菲，邀請了所有人，卻只有三個朋友願意來。
我灰心也來不及，還有一個是勉為其難才願意過來的。

而阿夏？相信她一聲令下毋須片刻所有人也衝著要出席派對吧。

若果所有人都是阿夏手下的棋子的話，那麼我只是一個無名的失敗者在角落自怨自埋著我沒有朋友的事實。

我不停地嘲笑着自己，
這亦使我再次認清自己那個不爭的事實。

* * *

我曾經進行過一個實驗，我把在Facebook的生日日子改在當天之前，再於過了生日後才把它改回原有日子。

果不其然，除了近親之外，一個，不，是一個也沒有知道我生日。

可想而知，「生日快樂」這一句話只不過是因社交媒體提醒才會做的一件事。
沒有一個會真正記得你的一個人，亦沒有一個人值得相信會不用提醒而記得你的朋友。

「生日快樂」這句話只不過是一個虛構記憶。
朋友亦只不過是一個虛構的事物。

我與朋友之間的鴻溝也終究無法拉近。

我再次停留在阿夏慶祝生日的那張照片，再次認清自己，把自己那個與阿夏親近的形象一步一步地崩壞，把自己那個錯誤的形象一下一下地侵蝕著自己。

12 · 阿琪

告白。

泛指由男方或女方向對方表達自己愛意的一句話。
這可能是年青人在其人生中最震撼的一句話吧。

因為這句話一能結合兩人的關係，亦能破壞這段關係到極致。

如果對方是絕世美男美女，那麼對方在告白後回應一句「我也喜歡你。」，便可喜可賀。

可惜現實並非如此。容顏的自卑感、性格的自卑感、還有各種各樣的劣等感，複雜的依賴關係、三角關係等等，也事必成為「告白」的障礙。

因此，告白亦使人煩惱懊惱。

想必阿琪為了取得阿翼的歡心，為了那告白的成功機率，也下盡了功夫。

成功率是30%？還是50%？

就算是將近100%，只要還有那1%的機率，人總會抓著那1%不放，因為那1%也事必會成為錯誤的決定，並且為其錯誤而失去所有過往所建立的關係。

對於高中生也好、初中生也好，若果能夠建立一個成功的形象，那麼這個告白也一定要成功吧。

於是他們會使盡腦汁，在各方面作出各種各樣的努力。也許是性格、也許是髮型、也許是所有。

哪怕只有1%的改變也好，因為人們只會懼怕那成為笑柄的一天。

* * *

我想了一下，阿琪坐以待斃並不是辦法，湊巧考試將近，我便聯絡了阿翼、阿琪辦一個學習會吧。

>>洛：出來一下，到我家溫習，我需要有人進度才快。

>>翼：少有你會約我啲！無問題呀！

>>洛：明天下午到地鐵站等。

>>翼：好呀。

我再轉到阿琪的對話。

>>洛：我約了阿翼到我家溫習，你也回來吧。

>>琪：幾時？

>>洛：明天。到地鐵站等吧。

>>琪：呃，明天早上有野做，下午應該冇問題。

* * *

距離預定的時間也不早，我預先5分鐘到達地鐵站，阿琪還比我早，不過我早也料到，大概是著緊自

己形象吧。

我走上前，點了一點阿琪肩膀。

「呀！」

看來阿琪太過專注於地鐵站出口，沒有留意到我。

「想嚇死我咩！」

「冇阿，你太掛住你個阿翼啫。」

背後傳來腳踏聲，我透過牆壁上的折射確認了那是阿翼，便提醒阿琪阿翼到達。

他隨即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打招呼，

「哈囉！」

阿翼依舊散發著陽光的氣息。

「阿洛你冇反應，都唔好玩嘅！」

「哈哈...哈囉阿翼」

我嘆了一口氣，直接說：

「行啦！無謂晒時間啦。」

這便開始了計劃的一部分。

* * *

阿翼一進入家中時第一件事就是躺在沙發上。

阿琪則受牆壁上的圖片所吸引著。

我沒有作多少說明便把客廳的桌子整理好，準備溫習的狀態。

我母親從房間出來，便問：

「咦你地黎啦？要唔要杯嘢飲？」

阿翼立刻回應：

「好呀好呀，我要一杯可樂！」

之後經過我多番催促，阿琪與阿翼也漸漸進入溫習狀態。

「阿翼，呢題點樣搵到AB？我諗左知道點樣搵到AC但係唔知點搵AB。」

「俾份嘢我睇吓。」

阿翼仔細看了看，便在紙上掃來掃去，無需片刻答案漸漸浮現在紙上。

阿翼雖然文科成績並不理想，但是他是個理科奇才。

「欸欸欸，原來這樣做。」

我簡直是一顆電燈膽，我雖然沒有進行任何發言，卻總感覺我並不符合存在這個空間之中。

* * *

「搞掂！」

大約在三小時後，大致上要溫習的部分也完成了。

我提議開電視打機，一齊玩overcooked。

我打開抽屜取出遙控，等待遊戲機開啟。

等待的時候，也閒談了一會。

「阿翼阿琪，你識唔識打機？」

「唔好睇小我，我打機唔錯架！」

阿翼得意戚戚地說。

「我都識打機！」

我等候遊戲載入，便把控制器放在兩個人手上。

「咦，阿洛你唔玩咩？」

「其實我淨係有兩個遙控，咁梗係俾兩個客人玩先架啦！我之後再玩都唔遲。」

第一局成績慘不忍睹，成績好像還比我獨自一人還要差。（也許只是我玩遊戲有經驗吧）
加上阿琪好像不熟悉控制，不停地走來走去，我便叫阿翼讓出一個遙控給我。

下一局勉強成功過關，我見阿琪仍然對控制不熟悉，便吩咐阿翼教阿琪如何控制。

阿翼坐在阿琪身後，扶著阿琪的手指。

「阿琪，妳隻手好細喎！」

阿翼的手掌包裹著阿琪的手背。

「係你隻手大啫！」

阿琪的聲線顫抖起來，腦袋無法運行。

我拍了拍阿琪，給了她眼色，把她從停頓中抽離。

「阿！我不如睇你地玩丫，我橫掂玩得唔好。」

她說完這句話後便立刻把遙控傳了給阿翼。

也許她還沒有習慣那種使人無法思考的感覺。

我打算再次打開剛才的話題：

「阿翼你隻手好大咩？」

我把手拍上阿翼的手掌。

阿翼的身高與我相若，高我大約2-3cm，手掌自然會比我大些少。

「係喎，真係好大喎！」

我附和着他說。

「阿琪妳不如拍上去睇下妳有幾細！」

我嘲諷著她說。

果不其然，阿琪的手比阿翼小了整個碼，我們倆都在嘲諷著阿琪。

過了沒多久，笑聲沒落，靜了下來。

「阿琪妳隻手好纖細喎。」

阿琪把手指合上，不以為然與阿翼的手合上。

「如果可以一世保持合上就好了。」

來了！

這就是那所謂的不以為然的告白吧。

兩人臉頰上開始充血，了解到剛才所說的話，也許會使這段人際關係產生新的化學反應。

阿琪立刻鬆開了手，兩邊氣氛也變得尷尬。

我趕快把自己成為新的丑角，把尷尬的氣氛破壞掉。

我也接上阿翼的手，說：「我愛你！」

片刻，笑聲再次成為氣氛的主調。

我心裡也鬆了一口氣。

13 · 理想的謊言

理想在這個世界上並不實質存在。什麼柏拉圖式戀愛的，都只會存在於理想的世界中，而不是這個現實、殘酷的社會。

也許有人認為只要讓這個社會成為理想社會便可以做到。可惜的是，只要有思考的存在，理想世界並不會出現，因為人類的慾望、貪慾，最終只會讓那個世界崩壞，造成錯誤的存在。

什麼改變世界的，只要沒有共同利益，也最終只會被人拋棄。

* * *

我比平時早到學校，便伏在桌子上睡覺。
我隱約聽到門外的腳步聲，便望向門邊。

「啲！」

阿翼照常以他元氣滿滿的語氣向我打招呼。
但我仍能隱約看見他眼中的不安。

「早晨。」
我以平常的語氣回答。

阿翼安頓後，阿琪亦與阿夏一起回來。

阿翼隨即再照常的聲線向她們打招呼。
但可見他眼神飄向了另一面。

我心中知道，阿翼的日常也將會不復存在。

* * *

小息時，我照常到天台休息。

我吃着麵包望向天空，天空沒有甚麼特別，大概是有著比平常較高的氣壓，天空上沒有什麼雲朵。

阿翼應該快會到達吧。
我望向樓梯口，果不其然，他正在走上來。

我裝扮出驚訝的表情問：
「阿翼你做乜係度？」

「我想同你傾計。」

人尋找別人幫助，若果不求幫助，就是有求對方給予意見。

我曾經有股衝動質問阿翼。卻發現，你不會明白。
你有著那麼多的成功、朋友知己支持著你那正面光采的人生。而我？經歷了那無數次的失敗，被推進那名為「失敗」的深淵，經歷了無數次多番求救卻被無視、忽略，經歷了無數次獨自一人從那黑暗的深淵爬出來。你也終究不會明白我所經歷的痛苦。

我把那股衝動壓下去，等候著阿翼的問題。

阿翼走過來坐在我身旁。
他並沒有出聲。

「發聲咩事？」我問

「其實，我想同你傾阿琪件事。我不太知道她，倒不如話，我不肯定要唔要拍拖。我唔想因為答應咗而有機會傷害到她。」

典型的不想傷害別人而煩惱。

「你問我呢個戀愛經驗0既人嚟做咩呢？不過，我覺得你隨心就得。」

我拍拍阿翼肩膀

「你咪試下同佢一齊羅，話唔定你地好夾呢！」

「但係...」

「其實呢啲野慢慢就會識，你不如試下先？」

我搭著阿翼的肩膀，慢慢滲入阿翼的潛意識，好讓他有著受保護的安全感，減低交往的不安。

「咁，我試下啦！」

「唔好話試，你要同阿琪一齊就一齊。」

我擠出微笑的表情，支持著阿翼的決定。

也許我的說話打動了阿翼，他站了起來。

「謝謝你。」

「你要決定同阿琪一齊其實放學後都唔遲，你到時先講應該會方便的。」

「ok。」

他背後所背負著的期望也許比其他人也要多。
所以，這個決定也必定對自己的身份地位影響重大。

我所影響的決定，也將會成為世界的一部分。
可惜的是，這個世界並不是你想世界。

終究，這一切都只是人體內的荷爾蒙所造成的決定。
我只是知道了這件事而不被它所影響罷了。

不想在一起的人也總有藉口離開對方，也許這一切都只是由錯誤的理解而引發的連番誤會。

14。遺忘了的記憶

考試季節。

作為高三生，考試已經是接近第一重要事項。

對於考試制度來說，我並不是強者，就算你在其他地方出類拔萃，也必須遵從考試所謂的標準答案。

的確沒有必要也不實用。

考試的核心作用就是篩選。訂下規則，根據學生分數，將社會各種責任分工，令社會能夠正常運作。

如果沒有篩選，人人都選擇當醫生律師，其他行業就人手不足，職責分配不勻，社會就無法正常運作。

其實，不一定需要以學習來進行篩選，任何形式也可以。可惜的是，在這個中環價值、效率為先的社會上，其他的方法只會淪為沒有用處的考核方法。

可悲之處在於這個社會上仍然有人認為這個教育方法是沒有任何問題。教育出大量於高壓教育下的產物--高分低能的機械人。

可悲的確是可悲，但你不跟著規則走就無法生活，無法生存。

* * *

補習社開始宣傳有關模擬考試的活動。

我平時考試成績大概處於中遊以上的水平，不過為免到時正式考試失手，我也決定報名。

我靠着不俗的方向感及Google map平安無事到達了考場。

補習社為了加強考試的真實感，特意張考試舉行於學校，與正式考場無異。

我照常理規定提早25分鐘到達考場。

學校等候的學生也為數不少。

我考的是主科，所以會遇上舊同學的機率大增。

為免遇上尷尬情況，我把警覺性提高，避開眼神以免被認出。

時間搭上0825，考場正式讓考生進入禮堂準備。

我忘記查看禮堂門外的座位表，那裡仍然擁著大量的學生。

我強行向前走，卻見到了意想不到的人，我驚訝了好幾秒，全身正在發出冷汗的警告。

我也無法忘記那個臉孔與髮型。

「噢...阿洛？」

她是阿楊，是我在初中告白的對象。
回憶一下子湧上來，那個我又痛恨又愛的記憶使我無法釋懷。所以我才討厭與人際關係。

一直以來，與她的記憶都不怎麼愉快。

時間並不停留，模擬考試正在催促著我們。

我並不想停留在這個尷尬的環境，我便快速尋找我的座位便離開。

* * *

「考試開始。」

考試宣佈正式開始，我卻無法專注於試卷上。
阿楊的記憶佔據了我所有的思考，影響著我的表現。

若果說自己一早已放下對別人的感情，那只是謊言。

所謂的放下只不過是暫時性地不讓這件事侵蝕着你的現在的生活。
過往的記憶並不會毀掉，只會停留在你的潛意識內。
直到你再次感受到同樣的觀感刺激，過往的事情就會再次從深淵中勾出來，再把你重新再次勾進那深淵之中。

* * *

考試完結。

我沒有心情回顧成績，那種再次勾進深淵的痛苦佔據了我的心情。

我深呼吸一下，把場內的冷空氣吸進肺部。
我思考了一下，把場內最短的離開路線在腦內計算出，好讓我不用再看見她。

「考生現在可以離開。」
我把所有東西收拾好，正打算離開試場，阿楊卻比我搶先一步，在我的桌前等候。

「阿洛，你去邊呀？橫掂係lunch hour，不如一齊食？」

一如以往輕佻的語氣。
反正我沒有理由拒絕，我便草草地答應了。

我們走向的是一間家庭餐廳，價錢並不昂貴，是一般學生會選擇的落腳點，只是比較嘈吵。

氣氛總是不讓人靜下心來，阿楊便打開了話匣子。

「最近你有沒有看那...」
「還有，那個最新的...」

我沒有真正理解她所說的話，卻令我憶起了那被遺忘的記憶。

對啊，她就是一個溫柔的人，就是因為她的溫柔，我的誤解，把這份依賴的情感誤以為是戀愛的感覺，也把她對我的溫柔誤以為對我的愛慕。

這一切只不過是沒有了解到現實，她只不過是對所有人都溫柔，我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單純的愚昧者。

「「妳而家仲有冇嬲我？」」
我不自覺地問了這個問題。

阿楊停下了說話，望向我。

「過往那件事，
對唔住。」

「發生咩事？」

「被人傷害完，分咗手。而家諗通咗，之前係我反應過度。」

「沒有，我之前窮追猛打造成困擾，才影響到妳。」

「我分咗手，hurt足成個月。明白咗的事。」

「妳搵我呢個AO嘅人同你傾有咩用？呢啲事其實總會過去。」
我沒有任何其他說話可以說。
這只不過是她個人所需承受的痛苦。
這個世上不存在不幸的專利，正如不存在幸福的專利。
既沒有悲劇，也沒有天才。

「你有事其實可以隨時搵我傾。」
為什麼你這樣說？你知道她只是在利用你。她其實只是把這句話與所有人講，而我只是她所利用的其中一名獲取安慰、優越感的棋子而已。

她眼睛在發亮，
「咁好？」

「無所謂呀。」
什麼無所謂！你明知你考試將近，你還有時間？

阿楊停了下來
「「阿洛，你好像改變了很多。」」

「也許吧。」

一切都是由那一句話開始。

你早晚也會意識到的。

脫胎於欺騙的權力，只能通過將繁殖細菌一樣繁殖欺騙才能得以維持。我們越是發起攻擊，欺騙的耐力和繁殖力越是變本加。

最後竟連我們的靈魂也在不知不覺間發霉生菌。（引自：《天人五衰》三島由紀夫）

15 · 社會本質

欺凌。
正確來說是校園欺凌。

這個字你可能會在新聞上看見，或者從報紙上看見。

有些人認為只要拿出勇氣面對便能免於欺凌的加害，可惜這只不過是天真的想法。

要知道為什麼會出現欺凌，就要先了解欺凌的本質。

那麼欺凌的本質是加害人的學生？老師？還是學校？

錯了。

那是一樣更不為所知、更恐怖的事物。
那不僅僅存在於教室，
亦存在於辦公室、公司、家庭。
它滲透著社會上每一個角落，無人能一倖免。

它驅使著社會上每一個人的行為、性格，我們亦要因此而不得不察言觀色、隨波逐流。
多數派自然被認為是正義，意見相悖就會被排擠。

欺凌的本質，正是那周遭的--氣氛。

別說是要面對它，連逃避它亦近乎沒有可能。

氣氛存在在每一個角落，每一分每一秒也是由它主宰你的行動。
欺凌的本質可以說是如此恐怖，因為當你長大了，你會連被欺凌也會被人認為那是理所當然的。

因為，
那就是社會的氣氛。

沒有人會幫助你，
因為這個社會的氣氛，
就是不要做多餘的事。

* * *

每個人都會有各自的崗位。
有人是班上的開心果，有人是班上的書蟲，有人是班上的萬人迷。
各自都要施展其職位的個性，開心果就要使別人快樂，書蟲就要在角落看書，萬人迷就要使所有人都留意其存在。

這就是「氣氛」。
而我也不另外。

我的職位只不過是一名無名氏，劣等感強的一名自卑學生。
我曾經嘗試脫離這個角色，希望能夠使人留意我的存在。
可惜的是，那並不是「氣氛」所趨向的。
我無法擺脫那「氣氛」把我拉回去的力量，不論我如何努力，我仍然是那位被所有人討厭的學生，被所有人怨恨的同學。

阿楊曾經給予了別人的關愛。
那總被重視的感覺使人難以忘懷。
社會上被認可的總是那些被別人所重視的人，那麼我也能做得到嗎？

我曾經以為被重視是一件易如反掌的事，
直到阿楊背叛了我，我才驚覺，這只不過是一場「氣氛」的競技。

你可以嘗試質問自己：「別人有什麼理由關心你？有什麼理由喜歡你？你有理由喜歡她嗎？」
當你認清事實，那麼結論永遠是 --
對方幫助你只不過是因為「氣氛」所需要實行的行動而已，而你，只不過是別人利用的踏腳石、傀儡。

所謂社會，只不過是人類被「氣氛」所利用的場所而已。

* * *

我打開電話，掃過社交媒體，大家都在倒數著考試的來臨。
阿琪的社交媒體也沒有什麼與阿翼的照片，我亦沒有收到任何相關訊息。
我的沒有權力去詢問她的感情生活。

也許是我的習慣，每次我看見同學的動態時，我也反問自己有沒有需要回答。

「沒有需要做的事就不要做」

這句話只不過是官僚制度所帶來的文化。
這由上層傳到基層的教育系統，隨之而來的，就是一個怕創新、怕事的社會人士。

社會就由此無法創新，嗎？

不，
還有叛逆、願意冒險的人，
這些就是社會所需要的人。

不過，
教育制度的人就是把這些人打壓，
把所有人變成只會服從命令的人。

經常有人說，那些成績好的人最終會為成績差的人工作，因為成績差的人會比成績好的人更會願意面對風險、更會有能力面對失敗。

但是，成績好的，並不表示他就不會成功。

沒有錯，更願意take risks的人會更大機會成功，例如成功建立一間公司、產品。

可惜，這只不過是指那成績差的少數人事。

我們忽略了絕大部分成績差的人。

公司失敗、破產、失業的示例多不勝數。

只有那些幸運的5%，才有機會成為老闆，僱用成績好的人。

由始至終，氣氛不但主宰角色，更主宰着整個社會。

我恥笑著自己，我這個角色也沒有任何理由去說明這一切，我所思考的一切也許只不過是自我安慰的藉口。

我望向時鐘，時間也不早，也許我應該放下手機，開始認真準備考試吧。

16 · 遺忘的速度

人的記憶並不可靠。

試問，你會記得你今天早餐吃了什麼？

你可能會記得。

但是，當你在追溯到幾天，甚至只是一星期前的事，當只要是雞毛蒜皮的事，你也不會記得。因為你會自動把不需要的資訊摒棄。

「所以你亦不會記起我。」」

* * *

考試月已經到臨，在過往的三星期也沒有向任何同學聯絡，阿琪也已經失去聯絡。

她並沒有向我回信，我亦沒有追溯下去。

阿琪和阿翼大概正處於曖昧的階段吧。

大概因為長期沒有與人對話，我也快將喪失社交能力。

對話的恐懼感也隨著沒有對話的日子一直上升。

考試將會根據考生的居住地點隨機指派試場地點，由於同學們都主要居住在學校區內，因此碰上的機率亦不低。

考試就是考試。

沒有任何花樣。

* * *

到達考場後，我隨便找個地方坐下，隨即取出筆記簿。

在等候的期間，考試時間的差距將會增加考生的壓力，也許是緊張，也許是擔心，但這一切只不過是徒勞無功的擔憂。

有實力的人就算在現場溫習也好不了多少，沒有實力的人也是。

指針一分一秒地接近考試時間，不論是誰也不能阻止壓力的來襲。

心跳加速、手汗，這只不過是腎上腺素所帶的副效果。

只要了解它就能擊敗它。

我按照指示，等候時間流走。

* * *

「考試開始」

我按照考卷的問題字眼逐一對應，按照要求回答問題。

什麼「新聞自由的兩難」，也終究離不開根據題目的資料推算出答案的問題。

「時間到，請停筆。」
我鬆了一口氣，考試使用的卡路里也不少，因此我也挺累。
我並沒有打算浪費時間，並打算在休息時間吃一塊巧克力後便繼續溫習。
我收拾好物品，離開禮堂。

我快速走下樓梯，進入洗手間，盡快找個位置坐下溫習。
然而，我遇見了一位黑髮女子，看似阿夏。

我並不希望會碰上任何人，因為我並不想與人交流。
我吃下巧克力後把便包裝扔進垃圾桶。離開阿夏視線範圍。

溫習其實也沒有什麼時間，不到片刻又要上去。
溫習與不溫習的結果也沒有什麼不同。
因為時間並不足夠。

* * *

「時間到，請停筆。」

卷二完結。

我等候監考員收卷。
時間的流逝反而在此減慢，等候了15分鐘。
眼見其他試場（課室）的監考員開始送上試卷，我開始不耐煩。
可惜的是，沒有人有權力提出離開的要求。

大約5分鐘後

「考生正在可以離開試場。」

收拾的聲音隨即在宣布的完結後立刻響起。
我亦盡快把文具收拾好，準備回家溫習下一科。

離開時，校門外義工遞上的打氣包，「同學你好，我是xx的義工，這是...」
我舉起手，搖了搖頭，表示不接受。

我並不想接受一些不知名的東西，也免去溝通的恐懼感。

我走向地鐵站，卻在路口遇見了阿夏和阿翼，他們都是在討論試卷的題目，也許是在抱怨，也許是在炫耀實力。
我走向他們的死角，留有一定距離，希望他們看不見我。
我聆聽著他們的對話，了解對方的話題。

「頭先個題好難呀！真係唔知點做。」
「係咩？我覺得唔係太難啫，題目有寫晒的提示，好明顯啫。」
「算啦，我呢科放棄咗啦。咦？嗰個係唔係阿洛？」

看來我被發現。
我望向他們，揮了揮手，打了打招呼。

幸好，他們並沒有向我答話。

我繼續自己一個人也好，反正我也進入不了那對話當中。

阿翼神情並沒有彷彿，卻好像多了份靦腆。
也許他與阿琪的關係不錯吧。
事實我並不知道。

反正我也會在中六之後也會被遺忘，
只差一個兩個人也沒有分別吧。

17 · 劣等感

考試完結。
沒有多餘的慶祝，也沒有歡呼聲。
考試就此這樣寂靜地結束了。

考試前還有不少東西還未有完成，我便把這些工作在考試完結完結後用作打發時間。

沒有了考試感覺有點空虛，我時不時打開了社交媒體。
掃出來都是大家考試完結後清理「廢紙」的圖片。
也有些人相約了大家互相慶祝。

阿琪相約了阿翼及其他朋友一起踏單車遊沙田。
阿夏約了另一班的同學相聚（一些舊同學）。

我沒有被任何人邀請。
心中隱約有種劣等感。

我知道，這只不過是FOMO (fear of missing out)。

我知道我並不外向，
我明白這只不過是我的過錯，
只要我夠外向、
只要我多交談、
只要我多朋友，
也許我也能像他們一樣。

這只不過是我沒有做到的事。

「「後悔嗎？」」

痛楚從我背後爬上，
我不甘心，
卻無能為力。

我知道這一年已經是最後一年。
就算改變印象也不會能夠短時間改變對方的印象。
況且我孤僻、被討厭的性格已經烙印在所有人身上。

痛楚爬上我的頸上。

「「我應否改變？」」

也許吧。
我也要準備大學的生活，
也需要一個新的形象。

* * *

最近有朋友推薦了鋼琴動漫，
我再次認識音樂的定義。

我本來也對古典音樂有興趣，
直至到現在也是對蕭邦情有獨鍾。
那種悲痛欲絕的感覺，
在每一下重擊琴鍵時，
也許是與我在共鳴着。

這幾天內，我不停工作。
剪片、拍片等等，
也開始忘記了時間、日期。

其中一件事是準備作品集，
我知道我需要找阿翼拍攝，
我便先聯絡他。

「你得唔得閒？我想搵你拍嘢。」
「我聽日唔得閒，但係除咗星期日之外，其他時間都得。」
「咁我約你後日1200去運動場門口等。」
「好呀。」

約好了。

我繼續嘗試建立一個新角色，
一個外向、感情豐富的角色。

我開啟了一個YouTube頻道，使用著一個新角色。
我在這一個月間不停出片，剪接，直播。
也結識了幾位新好友。

最近又走進了版權問題，
批評的壓力比想像中大，
整天的食物也變得無味。
我知道那是壓力在作怪。

「「很累嗎？」」

很累。
但為了成為一個外向的人，
就算是累也要繼續。

錄音時，我嘗試把聲帶放鬆。
我擺弄著自己的臉容，

嘗試在直播期間掛著一個笑臉。

最近的一次直播，
我心想拍攝一個戀愛話題，
也許能夠吸引更多觀眾，
也許能夠分享自己經驗，
也能夠進行一些普通聚會。
我便找來了幾位朋友，
一起進行雜談直播。

意想不到的，那幾位朋友也已經有伴侶。

我幾乎已經忘記了女朋友這個字眼，
我也沒有機會用到它。
像是可以埋在記憶深處任由腐爛下去的東西似的。

有沒有伴侶是對方的自由，
我單身只不過是我的問題。

劣等感襲來。

我冷靜下來，
為了不讓感情影響，
我不得不把感情去除，
繼續主持直播。

漸漸，那些話題也變得不重要。
我談下去，
也得知對方也是被追求的。
只知道我與朋友的距離也漸漸拉得更開，更遠。

「「我很弱」」

對。
我就是沒有能力。
不論我成績如何，
我能力如何，
我也一早知道。

我根本比不上別人，
更不用說要別人欣賞我。

我的努力、堅持，
只不過是在安慰自己軟弱的事實。

也許我也無法擺脫壓力的來源--劣等感。

18 · 雨

最近這幾天都是在下雨。
還有一天是黑雨。

雷雨交加的晚上把我叫聲，
我心中卻沒有絲毫懼怕。

我有時還會數出閃電與雷聲的時間，推測出距離。
「一，二，三，」
雷聲的餘韻響起。
大約1公里。

我閉上眼，希望再次入睡。

一次強烈的閃光穿過窗簾，
把房間亮起。
刺耳的雷聲在不足一秒後便響起，
那肯定少與200米。

這晚我可能會失眠吧。

* * *

我最後都是睡著了。
起來的時候天色沒有什麼變化，
還是灰暗一片。

我照常起床吃早餐。

* * *

下午天色漸為好轉。

我按照自己的時間表進行直播的工作，
大約1小時的時間就此過去了。

我按下停止按鈕，
離開座位。

心中感覺還是很空蕩。

我隨即回到床上，
躺在攬枕上。

人總是對於熟悉的事物感到最安心，

而這個攬枕就是我的安心物。

躺下去的那一刻，
我腦袋分泌出安心的信號。
「都係床上最舒服。」

我望向窗邊，
對面海的環境被一道白色的簾遮蓋。
對，
那應該是雨。

我看著它一步一步的把近處的景物吞噬。

我把窗打開，
風聲隨著雨簾的逼近捲起強風。

此刻，
面前的一切已經變成了白色的牆壁，
只剩下窗框隔開了我與雨水。

雨水拍打在窗上，
卻沒有形成一場大自然的交響曲。

適量的雨水能夠滋潤大地，
過多的雨水亦能破壞大地。

白茫茫的一切都像一場謊言，
在別人身上做看得一清二楚，
在自己身上時卻無法脫身，失去方向。

感覺就是一種能夠吞噬對方的能力。

在我等候的時候雨的厚度逐漸變得薄弱，
對面的景色也開始變得清楚。

這一場雨從大雨到停雨都不足三分鐘。

這一切也來得突然，也離開的突然。

19。討厭溫柔

溫柔。
這是錯覺的來源。
那些「中央冷氣」也好，
就算只是對一個人也好，
這也不過是為了獲得對方青睞的行為。

沒有人會做一件對自己沒有益處的事，
犯罪心理學也好，
什麼也好，
人類也只是為了提升自己好感而生的生物。

* * *

我好像沒有說過，
我是一個十分容易對別人有好感的一個人，
所以我也經常保持自覺性，
保持理性。

* * *

今天是暴風前夕，
由於我父親要到車廠做年檢，
所以要外出。

我在等候期間，我看見了一個未完成的扭計骰，一股衝動推動我走過去。
反正我還有時間，我便快手把它弄回去。

* * *

檢查車期間，父親帶我從荃灣西走過去青衣，經過一座沒有遮蔭的橋。
炎熱的天氣真的不是一個走路的好時機，
風暴前夕的外圍高氣壓脊令氣溫上升，
疫情的關係我們還需要穿戴口罩，
雖然我習慣了侷促的感覺，
我卻開始失去控制脾氣的能力。

炎熱的天氣加上沒有興致遊覽使我開始對父親呼喝。

直至到達商場，我的體溫稍為降下才對當時的態度向父親道歉。

我與父親也出了一身汗，
身體也開始需要補充水分，
我提議到超市買支飲料，降下體溫並補充糖分。

喝下蜂蜜綠茶之後，
體溫下降至一個可以工作的溫度，
理智回覆正常。

夏天真的不要外出。

* * *

回到車廠時，
外面開始下起雨。

父親完成了所有文件簽署及付款，
準備出車時，雨勢又停了下來。

晚上還有一場家庭聚會，所以現正前往。

* * *

到達了九龍灣，
雨又突然下起，
還要是那種5年一遇的那種大雨。

我把手機開啟IG，拍下這個畫面，吐槽了一下那超低的能見度。

* * *

到達了MegaBox後，由於時間尚早，便打算在商場遊走一下。
我接駁了商場的網絡。
「「有人回覆了你的故事」」
我的電話顯示著。

我按下開啟，
沒有想到，
表妹竟然回應「就嚟打風仲出街？萬事小心！」

表妹是我母親同事的女兒，
我自小就與她不時在活動中常見，但甚少有交集。
而在中學時期亦開始有各自的朋友圈及學業壓力而變得疏遠。
只是最近她在IG開始互相談天，拉近了距離。

我並不討厭別人關心，
倒不如我十分希望有人能夠關心我。
不過我知道我自己太容易受別人關心影響，
所以我與其他入之間會保持一定距離。

我以實情回答表妹。

我知道她是一個受歡迎的人，
因為她就是一個如此溫柔的人。

就是因為這樣，
我不得不保持距離，
就是這份溫柔，
我就知道，
她是一個對所有人也溫柔的人。

我不想再犯下同樣的錯誤，
我不想再傷害他人，
我不想再比所有人討厭。

所以我討厭溫柔的人，
因為那就是一個戀愛謊言。

「「謝謝關心」」
我再次按下送出，
把關係距離拉遠。

20 · 本性

人類看似複雜。

其實人類只不過又是同樣的生物，
有著同樣的本性，
所以能夠看穿對方心理，
就能夠利用對方。

人經歷了無數的事情，
逐漸從一個單色轉變為一個扭轉了的扭計骰。
但是萬變不離其宗，
只要有看穿迷宮，
就能把這個看似無法看穿的人心利用。

所以當你能夠看穿對方，
你就能把自己的心鎖上。

* * *

最近因為邀請做暑期工而回到學校打工，
而學校的老師也遇見了我，
並邀請一天一起吃午餐。

我打工並不是只有我一個，
所以也邀請了亦在一起打工的舊同學。

我們事先約好老師在教員室門前等候，
然而到當天並不在座位上。
眼見已經是放學時間（半天），
我便決定打電話。

在打電話時，
我再次查看教員室，
撇眼看見了阿琪，
我並沒有理會。
電話亦沒有接通。

在我等候了1分鐘後，
電話響起，
正當我打算接聽電話，
阿琪走了出來，
大喊我的名字打招呼。

我正在忙著，
我揮了揮手，

打發了她。

「喂？」

「我而家落緊嚟，等陣就會到。」

「ok。」

* * *

我們看見了老師，
便開始決定午餐地點。

我們也沒有甚麼地點刻意要吃，
老師便提出去一間現正進行特價的日本餐廳。

途中我沒有說什麼話，
舊同學主導了整個話題，
我也是站在後面，
沒有多餘的空間插入對話。

直至到了餐廳，
坐下來之後才開始能夠介入話題之中。

（老師）「你仲記唔記得中文作文的題目？今年作文真係冇諗過會再出人物題！」

（同學）「咪就係！搞到全部人都要改寫第二題！」

「係囉！」

我和應著。

（老師）「上年嘅題目「這句話我會記上一輩子」就好囉，俾到學生更多發揮空間，今年的題目真係·唉。」

（同學）「係囉，要求學生淨係寫正面嘢真係好難。」

（老師）「阿洛之前寫了一篇文章比我，比考試作文寫得仲好，真係唔明白點解要學生撰寫嚟啲正氣文章。」

聽到了我嘴邊不覺意地拉上。

（老師）「話時話冇左你哋呢班工作量大減，除咗中一個班真係令我好激氣，投訴又係啲啲「過界」·「偷咗支筆唔還」之類·唉。」

（同學）「算啦，小學升上嚟就係咁樣架啦。我地之前咪又係發生過扔cal機事件。」

（老師）「我淨係有印象有位同學發怒而發生了哄動，其實發生了什麼事？」

（同學）「當時就是那位同學因為自己得唔到group mate，就當場發火，扔咗部cal機去唔肯同佢同組既同學度。」

（老師）「所以就調位。」

「之後就調到我旁邊。」

我以諷刺的方式說。

（老師）「不過阿洛你竟然可以忍受到他這麼嘈吵，你EQ真的很高欸。」

我又笑了一笑。

「冇，我只係之前認識他，所以知道他會做出什麼事。」

(老師)「你EQ咁勁你教下佢啦！」

「我唔識教人架。」

我笑著回應。

其後的對話也是差不多，

也是在說著過去的事情。

我發現被別人稱讚時會不自覺地笑了一笑，

我真可笑。

別人隨心稱讚自己便這麼開心，

那麼就算是假的關心你也許也會開心吧。

那麼真物與假物之間的界線又如何分斷？

你能夠知道誰是真的關心還是為了利用別人心態而作出虛假的稱讚？

也許有人會知道。

但是當虛假的快樂成為了你所感受到的快樂，

你有應否拒絕這種感受？

我選擇了拒絕。

21 · 心下人

返工。
最近的時間都被上班佔據了。

我父親便趁機會調侃臨時人生體驗。

啊，
成為社會人的體驗嗎？

* * *

我照如常的時間起床，
刷牙洗面食早餐。

天氣特別晴朗，
抵受不住熱浪的我便打開了雨傘遮擋太陽，
減卻了些少熱力。

一切如常，
直至我到步出地鐵站。

我看見了阿楊與她的男朋友在一起。
我條件反射的把自己走在兩人死角的位置。

她男朋友也挺高的，
個子還比我高。

我知道自己已經放下她，
但是視線總是飄向阿楊。

我一路走向上班的地方，
一邊留意著兩人的身體語言。

他是穿著便服短褲，
還接送着阿楊。

啊，
我差點忘記了阿楊好像是從打工的地方互相認識的，
那他應該是大學生吧。

說時遲那時快，
到達了門口的阿楊隨即向她男朋友揮手，
而他亦隨即向後走。

我隨手把遮面向他以遮擋自己臉容，
等等，

他其實也不認識我，
便把遮放回向太陽的方向。

雖然我看不清楚，
但我能隱約望見阿楊那滿足的笑容。

那種燦爛，你真的能夠忘記嗎？

唯一我可以做到的事就只剩下「忘記」兩隻字。

我問自己，
你認為她還會記得你嗎？

我只知道，
人類只會記得兩種人，
你所追求和拋棄你的人。

這兩個都是心上人，
而我，根本就不存在任何一個這樣的空間。

我並不在阿楊的心中。
不，
我根本沒有在阿楊心中存在過。
也許我連她的過客也不如。

與其把時間浪費在一個已經不存在可能性的結果上，
倒不如增值自己，學習人生的道理。

因為，
我心中的起伏從頭到尾也只不過是一場自編自導的謊言。

* * *

工作還是在做同一件事，
把文件弄成電腦版，
以及檢查電腦設備。

重複性的打字工作使我的眼睛乾澀，
我便望向遠方，
給予雙眼休息的時間。

我查看了一下手錶，
原來又到了午餐的時間。

由於我工作位置與學校附近，
我吃飯時也遇上了不少學生。

在吃飯的途中，
一枱9人的學生團體進入了餐廳，
氣氛亦同時熱鬧了起來。

我聆聽著他們的對話，探究一下最近有什麼趣聞。
我亦同時時間推理著事件的發展。

那9人坐在我身後，另外還有4位學生坐在了我的右邊。
那9人沒有什麼特別，應該是一團朋友被拉上一起吃飯吧。
我右邊反而是2男2女，事情變得有趣起來。

「喂，你開咗game未？」

「開左啦，妳join咗未？」

我聽見這種如男性友人般的對話，也許他們是兩對男女朋友，也許是女生玩遊戲認識，我並不知道。

「妳入咗個隻嘢未？」

「冇呀，鬼有錢咩，請我食飯啦！」

唯一我知道的是，金錢就是權力吧。

自從我打工之後，資金來源比平常多了。
食飯也沒有像之前那麼拮据，
連請食飯也變得好像沒有花什麼錢一樣，
所以這樣亦成為了獲取權力的其中一個手段吧。
為了增加朋友，
請朋友食飯，一起慶祝、派對，
這些也成為了社會工作的常識。

我的金錢觀也改變了。
從不要錢花錢，逐漸成為了花在能夠增加權力的東西上。

工作也不是一次過把所有東西做好，
而是把對方訂立好一個有限度的預期目標，
控制著別人的期望。

社會，
也許是一場互相估量的一場競技吧。

22。再見，黑鳥（註1）

夏季已經來臨，
天空的雲就像從動畫中畫出來的一樣，
配合著蟬聲，
一種夏天的味道油然而生。

然而，
這一切也感覺過於不真實，
猶如置身于電影/動畫的世界之中。

* * *

最近在看一本小說，
叫“バイバイ、ブラクバード”（再見，黑鳥）

在講一個一腳踏五船的人的故事，
挺有趣的。
我印象最深刻的角色是那位叫「睦美」的演員。

「她扮演各種角色，說著別人設計的台詞，甚至在現實成活中也得掩藏真心。她不知道自己的真實情感到底在那裡，神態和感情總是被著厚厚的盔甲，盔甲下的真實情感無法表露出來，有時下意識地說出一句話，才若有所悟--原來這才是我的真實感受...」

也許沉著的感情也始終不會消散。

* * *

今天有檢查電腦設備的工作。

我跟照著上司的安排把事情分配給另外兩位同事。
平常細心的我一如既往把事情的次序列好，
順道把所需要的工具放好。

我把我手頭上的事情弄好了，
我便打算幫一幫忙，
盡快把要做的事情弄好。

我見同事有點手忙腳亂，便提出協助。

「阿洛，你真係一個暖男呀，你到時入咗大學之後一定多女追啫！」
「無可能。」
我斬釘截鐵地回應。

「唔係喱，你咁好人...」
「算啦，呢啲事無可能。」

我輕描淡寫地對他笑了一笑，然後結束了話題。

「我已經變得無法喜歡上別人。」

溫柔這東西只不過是別人認為會喜歡自己的方法，
或是產生認為會喜歡自己的錯覺。
事實清晰不過，
沒有人不是「外貌協會」。

要成為別人的心上人，你只需要欺騙別人：給予對方適量的關心，時常與對方聊對方所關心的興趣，
給予對方向自己依賴的機會，這樣已經足夠。

前提是，
你性格不壞、樣貌夠美。

不論你被人說你是多麼暖男，都無細心、溫柔，
只要你樣子不夠美，
那麼你做什麼事也是不足以彌補。

甚或至被討厭。

所以，
「喜歡」這感覺，
我已經無法再說出。

每當我對某人有好感時，
過往的回憶湧上，被討厭的恐懼感支配著我。
就算我想說出「喜歡」這個字，
恐懼感總會奪去了我聲帶的控制權，
把所有言語在喉嚨中卡住，
任何的聲音也發不出來。

我無法再喜歡上任何人。
「喜歡」這個字，
再也不復存在。

註
1：「再見，黑鳥」（小說），象徵不幸的「黑鳥」，似乎是指不吉利、惡運，彷彿是說，男主角告別了灰暗，告別了他的不幸，從此就可過著幸福的日子。然而，我們只看到他一一向女友告別，卻脫離不了他的悲劇與遺憾。

23 · 消失的那人 (番外篇)

風聲隨著海濱的方向吹來，
天空綻放著微弱的星光，
要放鬆瞳孔才隱約看得見。

「今日既晚空好靚啊！」

我望向右邊，
眼見在我身旁的■■■■在微笑著。

「係呀！」

我沉醉於■■■■的笑容之中，
無意間到達了一片草地，
那是一場夢。

「啊！」

我從草地上醒來，
草地上反射著太陽的溫暖，
與我失落的感受交錯着。

身旁的■■■■拍了拍我的肩膀：
「醒來了嗎？」
「剛才發咗個夢哦。」
「咩夢黎架？」
「我夢見兩個人一齊去海邊睇流星！」
「兩個人？同邊個？」
「仲使問？緊係我同■■■■！」
「你同邊個？」
「我咪話我同■■■■！」

我說不出他的名字，
那是在記憶中遺忘了的名字。

我思考著，再望向■■■■。
■■■■的臉孔也變得模糊。
一陣恐懼感劃過我的心，
■■■■的臉也快看不清，
我卻無法說出他的名字，
我使盡了力氣卻無法發出一點聲音出來。

「！」

我再次醒來，剛才夢中的吶喊使我無意中流下了淚水。

「你發了惡夢嗎？」

■■■■再次出現在我右邊。

「我夢見只剩下自己一個人。」

我哭著對■■■■申訴着，並擁抱著他。

「只剩下自己一個人的夢？」

「嗯。」

「真奇怪，你明明...

『從一開始就只有自己一個人。』』

■■■■從我懷中失去了重量，

■■■■就從我面前就此消失。

「「這下子，真的剩下自己一個人了。」」

我臉上也許是一副強忍著淚水而扭曲的臉容吧。

或許是因為那種空虛的無助感，

我的腳已經沒有足夠的力量支撐著那空虛的軀殼。

「為什麼要丟棄我！」

我只能哭著說出。

這次我在床上醒來了。

淚水劃過我的皮膚，

我早已忘掉這種感情。

我們現在看到的星星，其實都來自遙遠的過去。

它們不知花費多少年，才把過去的光芒傳遞到我們眼前。

每個人都為過去所困。

不論我們自以為已經往前走多遠，只要在不經意間抬起頭，往事便像星光一樣緩緩降下。

我們無法一笑置之，也無法把它們變不見。

那些事情永遠會待在我們心中的一角，於某個時刻突然甦醒。

24 · 重複

畢業禮，
這是人生總會經歷的一件事。

12年義務教育已經完結，
回到學校已經是5個月前的事了。
雖然事物完全沒有任何改變，
但是在畢業禮回望那種光景還是會令人有些少微妙的感受。

由於疫情的關係，畢業禮改為一班一班分開畢業，令攝影的時間大大減少，而行程也變得緊密了起來。

由於我的班別是最後一班，我們報到的時間也在下午3時左右。
我掃過其他班別同學的畢業照，臉上都帶上了口罩，微笑只能從眼神看出。

學校門口還有幾位上一班的同學再拍照，我便趁着他們不在拍攝的期間衝進了校門。
我按照通告上的程序在飯堂區等候，當中已經有好幾位同學到達了，我便先向熟悉的同學打了招呼。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校的同學也增加著。

阿夏、阿翼和阿琪也一同出現。
我如常向阿翼打招呼，
卻無法開展話題。

場內的同學改變了形象，
從電髮、染髮、交了女朋友等等，
這些人都從高中生的時代畢業了，確立了自己的地位，成為了社會的現充。

而我？
還是一個人在做自己的事。
是我失去了社交能力了嗎？
是我的劣等感壓抑著我嗎？

我壓根沒有做過什麼事情。

我只能以旁觀者的身份望著所有人與朋友對話，
我無法找到適合的話題加入群體中。
「又是這樣。」
我只能握緊我手中的相機，發洩著自己再次重複著中三離別時同樣的無力感。

* * *

畢業禮沒有什麼花巧，就是穿著畢業袍在台下等候校長的分享，以及老師的感謝，重複再重複。
班主任也許對於我們的離別也特別敏感，在致詞時哭了出來。
我卻沒有感到任何一絲感情。

我並沒有感到高興或感動，也沒有感到失落或傷心。
心裡就只有平靜。

也許是我已經對畢業沒有了任何連結，或我的理性蓋過了感性，
這只不過是人生中會經歷的事情，沒有什麼傷心或開心可言。

整個畢業禮完結後，大家都在向所有同學拍攝留念。
我也找了同學一起拍了幾張照片，
唯獨是口罩遮蓋了所有人的臉孔，
只能透過眼神來表達心中的喜悅或傷心。

無法看見對方笑臉，也無法看見對方的傷痛。
這也許是口罩另一個用處吧。

我走向學校的門口，拍攝最後一張的照片。
也許是太陽快要下山的緣故，
一度斜陽照射著旁邊的大廈，
把整個社區照得金黃色的。
「是要完結了嗎？」
我心想著。
也許現在「那輛巴士」接走我也無憾了吧。（註：再見，黑鳥）

我決定提早離開學校，
我沒有打算留下任何遺憾，
這只不過是一個新的開始吧。

25 · 理性與感性

思考。
這是人類的定義嗎？

「我思，我故在」 [出自 勒內·笛卡爾]
那麼，過度思考算是什麼？

人類的思考總會在理性與感性之間遊走，不論是多麼理性的人也好，總會有一絲對於感性的嚮往。

只是一瞬間的感覺足以把隔絕理性的堡壘破壞。

教育制度之下，所有人也會根據社會的定義而進行有預測性的行為。
譬如走路時你會留意別人眼睛望向的方向而決定走的路線，你沒有留意是因為這已經成為了每一日常規的動作。

但是只要那一瞬間的錯誤，就能把一切的理性行為變成無法預測的行為。
這亦是為什麼我對人仍然保持有一定的恐懼，因為你無法預測那行為所造成的影響會有多大。

* * *

每個人的行為都必定有其進行的原因。

「被討厭的勇氣」之中提及的阿德勒就提倡了社會動機與意識思考的強調更甚於性衝動本能與潛意識的歷程，簡單來說就是你貧窮只不過是你自己無法成功的藉口，只不過是自我合理化自己失敗的原因。

星座亦是一項挺有趣的話題。
初次接觸時沒有思考過，感覺這一切是否都是星座所決定呢？
巴納姆效應正解釋了星座、占卜等等的影響力。

一次又一次的研究使我對人了解更多，可惜，研究所得出的結果造成了更多的問號與矛盾。

這一切又是為了什麼而活？
金錢、權力、女人？

反正我也不知道。

我再次翻開《人間失格》。

致鬱系小說向來是我喜歡的類型。

小說中的葉藏從小就發現自己的格格不入，自己沒有一般人的感受，為了追求社會化，為了像個正常人，為了追求好的評價，他異常地在意別人的眼光，他隱藏著自己的真實情感，戰戰兢兢地自虐似的以丑角的角色討好對方。雖然他想融入這個社會中，被揭穿的恐懼卻隨著欺騙的次數增加，成為一個無法令別人負擔的重壓。他所看到的社會是多麼虛偽、詭異的一個虛假世界，無法融入的絕望，在矛盾、迷惑、自我厭惡之際，讓他不斷逃避、沉淪。在喪失自我的絕境後，他只剩下一副空殼，連自己

也看不去，最終走向自我毀滅的悲劇。 [參考：痞客邦neverland0125]

殘餘的理性把我從小說中抽離，
回到現實之中。

這本書不禁會令人感受到自己過往所逃避過的事情，自己曾經所戴上名為欺騙的面具。

面對著自己的黑暗面，這一切也變得灰暗。

「生而為人，我很抱歉」

26 · 傀儡

有天晚上，我從我睡房的窗外聽見了一個家庭的哭罵聲。
這勾起了一位我小時候的老師。

曾幾何時我還是一個十分天真的小孩，那還是小學2年版左右的時候。
學校需要我們乘坐學校的巴士到達牙科診所做年檢，而我一直都有按時遵守父母吃小食的習慣。
然而，那天沒有了小息，我吃東西的時間沒有了，我當時並不想在吃午飯時連小息的份一起吃掉（因為午飯老師會要求吃剩10%），所以我徵求了隨行的校工同以後把三文治吃掉。
只不過，在我吃掉了第三口時，老師進入了房間，把我從眾多位學生面前質問我為什麼在吃東西，並要把我還未吃完的東西丟去垃圾桶。我當時未知如何面對這種情形，我腦中只有「不要浪費食物」及「我明明向了校工說清楚才吃」。我無力反抗，老師仍然認為我是做錯的，不停地責罵我。

也許這成為了我第一次被逼叛逆一方的經歷。

* * *

我思考著，那名為「乖巧」的形容詞。

從小到大，我們都被教育着要遵守大人的指示。
遵守的就是乖孩子，不遵守就會受到懲罰。
這就是規則。

人會「乖巧」或「叛逆」的原因就是為了獲取大人的注意力，
當你能夠成為焦點，優越感將會趨使你成為「乖巧」或「叛逆」的一方。

漸漸地，班上只會剩下2批人，「乖巧」以及「叛逆」。
「乖巧」就會遵從老師、大人的指示；
「叛逆」就會逆其道而行。

「乖巧」的人將會受到獎勵；
「叛逆」的人將會受到懲罰。

而當中「乖巧」或「叛逆」將會越來越少，直至一方消失。

「乖巧」一詞看似褒義詞，但當中不乏被操控、傀儡的貶義。
而我們眼中的「叛逆」，亦不乏堅持己見、獨立的褒義。

直至有人打破這個循環。

直到老師責罵的一刻，心底裏的叛逆感覺點起了苗火。

我把這種心情深藏在心底裏，外面的笑臉依舊，但內心從那刻開始已經開始變了質。

也許乖巧的有兩類人：
真的乖巧，

以及能夠把叛逆這感覺天衣無縫地隱藏在心底的人。

後者，也許是社會的傀儡吧。

支持上司的決定、永遠追隨著「正確」的決定，成為「乖巧」一方；
但在上司背後為了確立自己的地位而進行「叛逆」的行為。

這就是這個社會想要的人嗎？

社會希望能夠提供更多傀儡嗎？

那麼過往叛逆的一群被社會所趨而成為了別人的傀儡了嗎？

自己生來就是為了奉承別人了嗎？

也許只有時間會告訴我那最終的答案。

27 · 空氣 (氣氛)

放榜日。

幾個月的等候時間看似很久，時間卻總是從匆忙中的日子流走。

這一年的放榜改為網上舉行，所以沒有了以往學校熱鬧的場景，卻免去了當場比較的問題。

我起床時已經是9時左右，而成績單已經在8時30分下了下來。

我打開電子郵件，成績與預期的沒有甚麼分別，大概是能夠入大學但是沒有高到能夠入神科的成績吧。

大概是時間了吧。

我打開了電話，社交媒體到處都是炫耀成績的學生。

班上有人歡喜有人愁，不過大致上也沒有關係吧。

我等候著班上同學透過訊息互相透露個人成績優異，卻沒有任何消息。

也好，至少我不需要與人比較。

* * *

幾天後，大家都打算找天去party room慶祝放榜，便邀約了全班到觀塘的一間派對室。

大家都在地鐵站外等候著其他人，而阿琪與阿翼都正在玩著我之前給他們的扭計骰打發時間。

其他同學也好奇著阿翼手中「變幻莫測」的扭計骰，成為了同學的焦點。

人總是有著同樣的本性，總是對着不明的東西有着巨大的興趣，同時間有著恐懼。

許多人也是對扭計骰的變幻建立起興趣，卻不敢去接觸它，因為懼怕破壞了完好無缺的原裝。

人總是重複著同樣的規律。

人對愛情也好、人際關係也好，總是有著巨大的興趣，卻無從入手，因為懼怕破壞了原本的關係而無從修復。

無人卻知道當中的蹊蹺。

就是因為同樣的本性，所以這一切都能夠透過公式化的方式尋找可利用的弱點。

* * *

大家都在興高采烈地玩著。

麻雀、唱K、PS4，無一不歡。

不習慣熱鬧的我靜靜地坐在一角休息，不打擾別人。

我望著阿翼，自從阿琪走近阿翼，阿翼也許有了些微的改變。

我等候着答話的時機。

* * *

「最近同阿琪點呀？」
我向阿翼問。

阿翼的嘴角拉高了，臉上有了一片泛紅，感覺他是在強行按捺著自己喜悅的心情。

「欸，冇阿，最近都係...」
阿翼思考了一下。
「大概都係有啲約會，一齊玩下咁？」
「哦哦。」

我見阿翼眼神有點飄忽，便不追究詳情。

我渴望阿翼那種的直言不諱的能力。
不論如何，他總是能夠成為所有人喜歡的對象。
「我也想成為如此耀眼般的存在」

我知道不踏出這一步我也不會再有機會。
卻知道若果不好好把握時機也無法達成任何結果。

我把腦內的言詞整理好，等候說著那句話的時刻。

突然有人在唱完了K之後突然宣佈要告白，所有人的焦點也去了那個男生。

「阿夏，我鍾意你！我從同班開始，已經關注著妳，我...我想同你拍拖！」
現場歡呼聲四起，氣氛達至高點。

也許是希望能夠在最後一天作個了結，另一位男生也大聲向自己心儀的女生告白，此時此刻的氣氛已經無法停止。

可惜他們永遠忘記了對方的感受，若果對方是已經對你有好感，那麼這個行為已經是多餘。這只不過會令原本感厭惡的人更為厭惡，或使對方陷入尷尬的立場。

這已經是一場只有失敗的比賽。沒有贏家，只有輸家的一場比賽。
不，也許想弄僵關係的人是贏家吧。

阿夏與另一名被告白的女生明顯地成為了焦點，場內只有不停歡呼的叫囂聲，那種被氣氛成為焦點的壓力的確不怎好受。

我坐在阿翼旁邊，阿翼握緊了拳頭，閒話的聲音不斷，目睹了此情況的阿翼想出手，卻知道這不會解決任何問題，更只會把情況弄得更麻煩。

阿翼改變了。

從以往衝動的阿翼如今已經成為了社會上會看氣氛的人了。

我現在也許並不是最好的時機說出我心底話，但知道也許現在這種狀態下不會記得我問的問題。

我輕輕吸了一口氣：

「阿翼，你可唔可以教我點可以好似你咁外向？」

「吓？」

我說錯了話嗎？

「冇啲，我都係做自己而已。唔好介意別人嘅眼光！做好自己就得。」

「哦哦。」

唉，又開始了。

我又產生了不可能實現的妄想。

不可能存在的未來。

什麼「不去在意別人的眼光」，你也不也是在看著氣氛嗎？

我還以為阿翼會能夠成為我踏上改變的明燈，也許是我太天真。

也許阿翼沒有留意自己一向的作風是多麼耀眼，也許沒有刻意成為那個耀眼的對象。

我想成為那「耀眼的存在」也許是因為要成為社會上的成功吧。

當自我已經成為了別人的願望時，那麼什麼是自我？

我心中最底層只不過是別人期望我成為的傀儡，那麼自我這東西究竟是什麼？

我依舊無法拿捏氣氛的導向。

我依舊無法成為別人所希望的角色。

他並沒有背叛了我，我只不過對他期望太高而已。

我已經很累了。

我只能向阿翼笑了一笑，點了點頭。

我再也沒有動力，再也沒有方向。

28 · 死亡條款

昨晚我夢到死亡。

起初夢中感覺是一場競技賽、障礙賽。
死亡，重生，重複。

直到有一刻我都只是在倒數著自己死亡來臨前的一刻。

我夢到的是一群人都站在一個正在下跌的平台上，沒有人感受到一絲恐懼，就只是站在平台上，等候著死亡的來臨。

夢中摔死沒有任何痛楚，只是感覺靈魂穿過了地面而進入了無限的深淵。
我卻沒有醒來。

我當時就是重複著死亡、重生的循環。

要是已經知道死亡的結果，那麼人也許不會對死亡抱有任何恐懼感。

* * *

我知道自己無法只依靠阿翼改變。
若人生只不過是一場戲，
那麼我只須要戴上一個面具便可。

* * *

我透過了網上查閱了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心理學。
只要有空閒的時間我就會閱讀它。

為了理解他人的想法，我逐漸向更多人借書，思考著對方的心理以及為何對方會購買這些作品。

我花盡我所有的時間了解並學習所謂的星座、占卜、什麼「暗示」的，我也逐漸了解清楚。

這一切都是為了更完善的面具。
什麼理想男人女人的，也只不過是了解清楚市場需求而構成的謊言面具而已。

我不停地催眠自己。

我知道我現時並不受任何人認同，我只不過是可以被取代的一個常見的傀儡。
只有成為強者才有權力改變現況。

那種不受人認同的痛苦每天從頭皮到骨髓都如刺針般侵蝕著我，
卻成為了我在這個社會掙扎求存的動力。

我開始了肌肉訓練，每天晚上也做一組的捲腹及掌上壓。
我也開始了久違的鋼琴練習，順道學習了我平常一直聽着的蕭邦 幻想進行曲。

逐漸培養起來的能力也不停上升，同時間卻令我對自己的要求日益增高。

我只不過是從一個學術上的角度學習著行為學，根本沒有能力實際應用。
我只不過是能夠從對話之中抽絲剝繭，理解當中的暗示，卻無法使對方明白我心中的訴求。
我減了肥也仍然是一隻醜小鴨，依舊無法融入於社會本質之中。
就算肌肉感稍為增加，我也知道這並不足夠。
我仍然無法拿捏蕭邦曲中的感情，經常是過於浮誇或過於緘默。

現在的我知道更多了，卻已經淪為了一個自我厭惡的怪物。
我無法達到要求，剩下來的東西就只有失望與厭惡。

心裡彷彿出了個空洞，任由負面思緒穿過。
心裡只剩下空洞感。

「「我想死」」

心裡響起了輕生的念頭，理性卻一早把這個念頭當成了一則笑話。

死亡一直被人譽為一個不能說的話題，卻永遠不理會那背後的原因。
老死、病死、自殺、他殺。
被人忽略永遠都是自殺。
全世界每一分每一秒也許有人老死病死自殺死。
文化便成為了「死亡」不能被討論的原因。

譬如家人之間的關係，與家人之間的「約束」、「責任」，這些都一直都在遏制自己捨棄輕生的念頭。

「「我想被愛」」

任憑這身軀能夠被愛嗎？

每當被稱讚時，我聽到的只有否定自我的諷刺：

「你好犀利呀！」
什麼厲害的，我怎樣也比不上你心目中理想的第一名吧。
「你咁叻，你將來一定係大人物！」
沒有可能。我只不過是這個社會上的一名小角，沒有甚麼出色的技能，甚麼大角色的，也只不過是在希望我能夠稱讚對方也是一個大人物而已。

我還是那個彆扭性格的人，這一切不值得我所擁有。

成為別人所想的模樣一早已經烙印在我心裏。
也許只有到放棄一切才能夠連這份「自我」也一併放棄吧。

29。義務與權利

「由於未盡應有的義務，因此沒有應得的權利。」

我一直把這個念頭放在腦海裡，這就是一切的定律。
沒有努力便沒有收穫。

而我所謂的努力，又能夠獲得應得的權利嗎？

或許我不停的學習就是為了能夠作出正確的判斷，從單純走向分裂，然後窮盡畢生之力追根究底之後，要麼自我毀滅，要麼通過自我教育，最終成為自我解放的人。
當你學習得長久，你便會知道，這一切也不是偶然，只不過是無盡的偶然而生成的唯一結果。

有些人叫這個為熱愛命運，
或者叫任由未知主宰自己的生命。

* * *

這段時間我仍然需要上班，所以每天也按照時間起床。
也許是因為殆盡了一切的心情去學習導致，
有時，不，大概每天一起床時總會有種自我催眠的情況。

「很想能夠被人認同，很想能夠值得被愛」

「啊，你又忘記了那一切的錯誤嗎？你終究還是一個人，你也不會獲得任何人的喜愛，不論你做了什麼」

「我配得上幸福嗎？」

據說黑格爾（19世紀哲學家）彌留時說過這樣的話，「只有一個人只見理解我。」，在一陣沉默之後，又補充說，「但他並沒有理解我。」

每天早上就此循環著自我厭惡的精神痛楚，直到我起床，戴上那不要讓父母擔心的面具到客廳吃早餐。

你問我我心力交瘁嗎？

也許我只能答：

累，但是這是我作為子女的義務，至少我不會令對方擔心，也許這是其中一項慰藉。

* * *

我有時有個想法，看電視劇也好，動漫也好，當我們站在「上帝視角」的時候，總會在吐槽為何主角不對自己的感情坦白。

放到現實中，你何曾會坦白？

那是受了傷，理性知道這一切只會造成傷害的行為吧。

所以往往會收起並隱藏自己真正的感情，至少那個單向的感情還能持續下去，不讓那謊言破滅。

我在看任何故事也好，也許最令我有共鳴的是受傷的那種感情。
那種被失去的感覺至今仍然令我疙瘩。

究竟為什麼我會這樣？我自己也無從得知。

我仍然無法達到那理想的高度。

空虛的感覺仍然佔據了我的身體，究竟是什麼緣故呢？

是知道太多還是太少？

也許這什麼也不是，這一切的空虛只不過是無。

30 · 成熟

究竟什麼才叫為成熟？
七成熟？
那是牛扒的成熟（笑）。

要是說人的成熟，有人說是懂得交稅，有人說是明白待人處事，也有人說是能夠獨立。

我個人認為，所謂成熟，那必定是懂得忍耐吧。

* * *

這個時間也差不多是大學發布結果的時間。我當時默默地等候時針踏上9時正，也許我當時的表情是呆在電腦面前看著時間一點一點地流逝吧。

時間到達9時，我按下大學聯招的網站。
結果：A1。

這也是我預期之中的結果，所以也沒有多餘的高興或失望。我把這段訊息轉述給父母之後，便把網頁關上。

「要上大學了嗎？」
我向後仰，伸展了一下身體。

這也代表人際關係將會再次進行一次洗牌。

* * *

說真，今年的「大學生活」也變成了網上進行。
電腦屏幕成為了大學的視窗，這一切都成為了新現象。

我把臉孔整理好，準備著網上入學資訊日的會議。

我望著屏幕上的同學，只有一位是在上一次面試時見到的同學。

導師邀請了所有學生進行一次自我介紹，順便講一下這個假期做了什麼活動。
我把所有人的名字先行記錄了下來，順便把有相近興趣的同學標記下，以便之後的討論。

幸運的是，除了導師之外，還有一個同學擔任了主導者的角色，順便起了一個群組，以便聊天。

「我不能再犯下同樣的錯誤」

那種懼怕仍然埋藏在我心底下。

我深深地知道大學最重要的其中一項就是認識不同領域的朋友，這我一早已經知道。但我無論不斷學習待人處事的方法也好，努力成為一個能夠帶領團隊的角色也好，也終究無法在別人面前展示這些能

力。

也許是我不甘願再次發生那過往的經歷。

* * *

為了拍攝學生照（順便拍攝成人身分證照片），我母親帶了我去美容院整理一下臉。

母親通知了我一聲過程中也會有不少痛楚，我並沒有介意。
我躺下在一張薄薄的軟墊床，等候著美容師的指示。

她在過程中閒談了一會，我想她應該察覺了我不太會談話而減少了傾談。
我並不討厭這樣。

疼痛的部分大概是擠暗瘡的部分吧。
冰冷的鉗子在我的臉上施壓，臉上感受到了刺痛的感覺，痛楚猶如把傷口挖開的感受。

也許我已經習慣了痛楚，我把這些感覺都轉為「通知傷口正在破開」的信號，順便把這些信號屏蔽。
剩下的只有一陣陣的麻痺感以及因生理反應而流下的淚水。

忍耐的過程其實也沒有甚麼難度可言，只是知道如何屏蔽不需要的信號即可。

這就是我從痛楚之中學習到的「成熟」。

沒有任何人能夠替代你忍耐，亦不能夠為別人忍耐。
只有自己能夠為自己忍耐，獨自承擔。

我知道不是所有事情也需要獨自承擔，但我相信人生中還有一大半的東西也只能夠靠著一個人去實行。

還記得那篇「跑道」嗎？（2017DSE）
沒有人能夠替代你完成人生，亦不能為別人完成人生。
這句話仍然沒有錯。

人生總是像一場長跑，總會有人比你跑得快、跑得慢。途中會經歷的痛楚只有懂得去享受的人才能夠跑得更久。

也許平常的快樂、痛苦、痛楚也是為人生加添一些調味的催化劑。

31 · 最後的改變

最近我再次找上了她。

「早晨！阿洛」
電話的震動使我眼神飄向電話。

「早晨」
我回應著。

每天都好像在找她聊天，卻無法自拔地與她閒談。
劣等感仍然使我對於找她聊天感抱歉。
即時我沒有理由我卻仍然依舊每天找她。

我只能說，我很慶幸能夠與她聊天。
也許她願意與我聊天已經是我唯一的救贖吧。

有時我主動找她聊天，她卻說不會厭倦我找她。

我希望能夠補償她。
但我心底裏知道這份溫柔我不論我做多少也補償不了。

* * *

上到了大學，現在的生活變成了網上上課的日子。
按照著時間表，一堂又一堂的日子好像沒完沒了似的。
起初的緊張感也隨著熟習了課堂的模式而逐漸放下了。

室友的關係也利用了我過往的經驗總算穩定了下來。

我照舊拍攝了一些照片向父母報告了一下，順便也寄給了她。

「唔錯啫，景色還可以（笑）。」
「最近也變得忙了起來，之後才找你聊天吧。」
「加油！」

也許她對我無意的支持令我些少沒有了那麼自卑。

雖然我知道這一切只不過是客套話，但這讓的對話也許產生了喜歡的錯覺。

而我亦知道這也只不過是錯覺。

* * *

大學的忙碌也許使我對感情也麻木了。
有人提出過最好忘記的方法就是不斷令自己的大腦接收資訊，從而令大腦沒有空間胡思亂想。

這句話真貼切人生。

每個人總會失去一切，只不過是時間與工作把不必要的記憶沖洗掉。
而留下的，那就是不能被磨滅的記憶體。
有些事自己過於看重，到了數年之後，又會變得毫無意義。
人際關係也是吧。

從小學到中學到大學到出社會，人際關係也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一個部分。
當中卻有多少朋友能夠與你共同持續這個名為「朋友」的關係呢？

我還只是在大學的階段，這個還只是分岔的開端。

不論如何人際關係總會變。

有時懂得失去、明白了失去的意義才是成熟。
當你明白到社會沒有錯，錯只有自己的觀點時，也許自己的印象也會破滅。

沒有人是完美的，這卻不表示你不應該追求完美。
錯誤的事仍然會被所謂正確的大多數討厭。
社會不會去適應任何人，只有去主動適應這個「不一定正確」的社會。

孤獨這一詞能夠成為一件好事，亦能夠成為一件壞事。這只視乎你所站的位置、觀點。
每個人也需要接受或習慣孤獨，因為這個世界沒有一種永恆嘅關係。

個人關係這東西，我仍未能完全掌握，但沒有踏出一步，沒有失敗，何嘗能夠獲得成功呢？

每個人也害怕被傷害。
這是人性的本能。

但係如果係害怕傷害而不踏出個一步，
也許這個世界上也只會剩下單調的景色吧。

一種平淡而無聊嘅人生。

也許大學的生活改變了我。
也許她的支持改變了我。
也許忙碌的生活改變了我。

改變這一切還需要理由嗎？

「「那麼，你會踏出這一步嗎？」」

99.1 · 自我審視

99.2 · 斷層

今年沒有了中期考試，考試數量少了，難度卻沒有改變吧。

最近收到了一封問卷，內容是調查應否以合格不合格取代以往的評級。的確這一年因疫情的反覆大部分的課堂都要改為網上授課，考試也不能避免有作弊的學生出現。我本人也沒有什麼抗拒，便選了支持。

電郵的鈴聲再次響起，那是一封關於下一個學期的安排。

- - -

致全體學生：

冬季課程將會全部在網上授課，而春季課程將會沿用現在的混合式授課模式。

學校啟

- - -

本來我也預計這個情況將會維持大約一年左右，但最近香港的疫情再次反覆，加上歐洲的第四波又開始了。這個疫情與西班牙流感的擴散度相近，雖然科技進步但是由於交通更加便利，我保守估計，至少需要三年時間才能完完全全結束吧。

最近父親載我回大學時，並詢問了中學同學的狀況如何。我基本上沒有任何交流。之前班上舉辦了的partyroom活動之後也沒有了消息。

的確，當每個人在新環境之下，將會面臨大量的新挑戰。沒有人能夠同時顧及以往的朋友圈及在新環境之下的朋友圈。各有各忙，共鳴點也將會失去，朋友圈也會隨之而改變，剩下來的也許只有交心知己吧。

像斷層一樣，再次相聚時也許會不能變得像以往般熱鬧。

有時人類真的很麻煩，很痛苦，我們卻不能沒有了它。

所謂人都是群居動物，假如人只能自己單獨生活，只會考慮自己，他的痛苦將是難以忍受的。

「人類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這句話對我印象十分深刻。

人類是多麼的脆弱，卻對於所謂的理想有著憧憬。

「我們不肯滿足於自身的生活和存在，而渴望活在別人的想像中，並為此竭力表現。我們不斷努力美化自己，以維持這種想像中的存在，而忽視真正的存在。」【引自：帕斯卡《人是一根會思考的蘆葦》】

無可否認，人類的思想十分容易被別人操控利用，只要考慮到這些弱點，基本上絕大部份人都會無意識地遵從所謂的導向式思考。

這亦是我對別人所懼怕的。

所以我只要學懂這些導向，也許能夠改變過往成為被害者的情況。

* * *

「晚安！」

是她。

「晚安！」我回應道。

阿凱最近每晚都與我談天。

這是我晚上唯一可以放鬆談天、告訴心中所想唯一的時間。

或許沒有了能夠與她談天，我的抑鬱情況還會強烈地影響著我的生活吧。

我真的要好好感謝她。

也許是過往的人際交往的失敗，每當我覺得關係進入得太過親密，最終只會加快對方離開我的速度。

但這並沒有發生。

她仍然陪伴著我。

我卻再也不知道這股感情是什麼。

太多曾經被對方討厭的經歷已經使我無法把任何一段有好感的感情視作為戀愛。

我仍未能確定這是否一場騙局，還是真心愛情，或者只不過是一場朋友的關心。

討厭溫柔嗎？

不，我只討厭自己未能夠認清事實吧。

99.3 · 往事

十一月中，我還在抱怨溫度還未下降。
天氣還是留有夏天的餘溫。
每天都是不停地上課以及做功課的時刻。基本上沒有停下來的時間。

直至今今天，正式踏入十二月的第二天，當我晚上準備到飯堂吃晚餐時，在我踏出宿舍門口的一刻，一陣冷風穿過身上衣服直達皮膚，帶走了比我想像中更多的熱量。

「啊。終於是冬天了嗎？」

我望向將近日落的天空，那是我過往獨自一人從學校走回家的光影。
第二陣冷風襲來，那是刺冷的感覺。

這陣冷風無法不令我回想起那一年前所有經歷過的痛苦與痛楚。
過往，啊不，我現在還是靠著冷水澡逃避著過往的回憶。

那種冷冰冰被人離棄的回憶仍然歷歷在目。
所以我把我的感情掌握，極力去除感性的部分，而成為理性，利益為主的人。

感覺猶如正在演奏著斯克里亞賓的練習曲作品8第12號。

我無法隱藏著我對於痛苦回憶的快感，幸好的是，口罩遮擋了我那詭異的笑臉吧。

* * *

回想起過往我的努力也未曾能夠成為能夠稱之為自我的部分。

很小的時候我已經無意地開始能夠猜測到別人所期望的結果。
父母經常的「提醒」也只不過是不想我這樣或那樣做，我便順著父母的意願決定。而這樣亦成為了我需要依靠他們作決定的枷鎖。
我似是傀儡般地盡力滿足父母的要求，未有不服從父母的「方向」。

但這亦產生了其他問題，那就是對成年人的依賴。
也許我當時還沒有自覺的能力，基本上不懂得與同年齡的同學溝通，反而走向老師或者其他職員包括工友談天。
我當時感覺只有年長的人才能夠暢所欲言，也許只是因為年長的人學會了聆聽以及忍耐我那本傻勁找他們溝通。

漸漸地，我也開始認知到自己的錯誤，而我也漸漸追不上別人社交的進度。
落差越來越大，也無法追上每一個人。

在這個之前，由於沒有留意到自己的不足，結果就是孤立的結局。

我自尊心的低落，也許就是來自於我認為未能夠滿足父母的期望，或者我認為我應該要達到的一個能夠令他們認可的高度。

而我卻沒有達到。

* * *

因電話震動著桌面而放大的了聲響令我立刻注意到有新信息。

「你有一封來至阿凱的信息。」

向她談天已經成為了我的依賴。
聊天已經成為了每天的習慣。

阿凱：「晚安！」

我：「晚安」

其實這段關係十分曖昧。

我也不知道怎樣。

也許是因為我過往與她相處過，我知道她性格十分誠實，只有與她對話我才能夠放下部分戒心。

而且阿凱也想互相了解更多，她也願意聆聽我的傾訴。

阿凱：「(丘比特貼紙)」

我：「妳有鍾意嘅人？」

等了一會

阿凱：「真係要我講？」

99.4 · 色溫

色溫在攝影當中就是所謂的白平衡，在一張圖片中因為不同的光而產生了偏色，成為偏藍色或偏紅橙色。這就是冷暖色的影響。

有些人會喜歡使用冷暖色去代表相片中的感情。尤其是在西方的文學作品內也會使用到顏色代表角色的感情色彩。

而我，就現正在一種說不出的冷藍色之中。

× × ×

啊。

對方已經有了喜歡的人。

對啊，我何曾是對方會喜歡的人呢？

我刻意溪落自己，不要將所謂喜歡的感情放諸於別人身上。

我知道。

我深刻地知道。

這個對象一定不是我。

「唔想講就算啦，我無所謂呀。」

我把訊息寫得中性，不帶任何感情。

「但係如果我哋之間少咗聯絡，你會唔會覺得寂寞？」

她說。

我一早習慣了寂寞，這次卻無法無視這種落寞的感情。

「唔緊要啫，得閒搵下我囉。」

我強忍著寂寞的感受，我知道這只會朝著以往同樣的歷史走下去，我不得不感到遺憾，卻無能為力。我能夠做的，就只有維繫著「朋友」的關係，而非像以往般威力力求關心而無意中破壞關係。這至少是我唯一不會像以往般的錯下去的事情。

「嗯.....知道了。」

然後就沒有信息了。

心裡空洞的感覺又出來了。

胸口感覺冷颼颼的。

痛苦、悲痛、失落、失去、無助、無力的感受一下子湧上來。

淚水並沒有在眼框內打轉，只是默默地在模糊著我的視線。

我選擇了依靠工作麻痺自己。

眼裡見到的景色再次變得只剩下冷色的灰暗與孤獨，只剩下毫無感情的電腦名詞以及鍵盤打字的声音。

連這個空間的感覺到像是在否定著我的人生。

我沒有理由去怪責任何人。

這一切都本身都是自己的錯吧。我對自己這樣說。

我恨我作出了那樣回應，也許沒有這樣說的話也許不會再次發生這樣的事吧。

種種的悔恨都在心頭上，刺痛感卻無法停下來。

啊啊啊啊啊啊。
這還有挽回的空間嗎？

「其實我反而好多謝妳願意陪我傾計。好奇吓，係邊個？」
至少我要讓她幸福吧。
至少我能夠祝福她吧。
至少，
至少我仍然不會...

我都不知道我能夠做些什麼。
一段關係的完結也無法避免吧。

「你呀！」
她回應。

思緒交錯。
這愉悅的感情嗎？

不。
也許只不過是謊言？
我急於求證。

「什麼意思？」

我不敢想像。
期望過大只不過會令自己跌得更傷。

對，這只不過是一場鬧劇。

是嗎？
痛感還未消去，期望的交錯，種種感情的交錯線，這還是第一次有人給了我期望的感覺。

但我....但我真的是值得她對我這麼好嗎？
我現在才發現我其實一直都活在一個沒有希望的空間，我習慣了被欺騙，謊言的社會，並沒有期望過任何正面感情。倒不如沒有期望任何人會對我持有戀愛感情。

現在，佔據著我的也許是那種被愛的恐懼。也許是來自於一直以來的有條件的愛，知道沒有任何條件之下不會得到任何報酬，而本能地不去接受別人的感情。

矛盾。

迷茫。

希望。

恐懼。

呀，這就是自卑感嗎？

我能夠改變其實之不過是片面之詞嗎？

99.5 · 向左走向右走

99.5 · 向左走向右走

《向左走向右走》是幾米的作品。

我與阿凱其實早已經認識，只不過因時間而變得疏遠。

現在再次來臨，這是偶然還是命運？（笑）

其實命運也只不過是很多小事件的影響成為了一件具有決定性的一件事。

我不能否認我一直都是在與阿凱聯絡是沒有任何意圖。我一直希望能夠找到一個與我相似的人，放下戒心傾訴。

而喜歡的情感也在不知不覺間建立了起來。

我不願意而正視自己的感情，因為我知道上一次就是這樣弄砸了關係，所以我選擇了逃避。

我深深地知道一段關係並不是單方面的付出，而應該是雙方能夠互相依靠對方。

阿凱對我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人，所以我並不想傷害她。我們亦都喜歡著對方。

靜下來只剩下心跳聲。

空氣仿似停滯了。

時間也好像流不動。

* * *

我走了出去散了散心。

天上的星星在這個光污染的城市也基本上看不見。

「不要逃避呀」

我身體卻不停地跑著。

「這是兩情相悅呀」

我對自己這樣說。

但是？

但是什麼？

恐懼吧。

不安吧。

這就是不再處於安全圈的感覺。

努力能夠補救一切嗎？

我想了一會，便決定走向宿舍。

* * *

我打開聊天軟件，掃到阿凱的聊天室。

她不在線。

我喜歡妳

我打了出來卻刪除了。
我再打然後又刪除了。

幹！你是少女漫畫的主角嗎？
我吐槽著。

「我也喜歡妳。」
我按下了寄出。
「我想更加了解妳，從朋友開始可以嗎？」

信息送達，然後已讀。
「好呀！」
她想也沒想就回答了。

我臉上難掩興奮之情。

腦內其實早已經被妳佔滿。
卻我不敢對妳說而已。

其實這裡我已經可以完結了。
所謂戀愛的感情是建基於一個人對另一個人的互相依賴，最好當然成為共依存的存在。

回到現實吧。

這不又只是一個虛偽的戀愛故事。
嗎？

我也不知道。
每個人陷入戀愛的原因也不同，有的是別人的關心，或者追求，或者之不過是在一個人最脆弱的時候的幫助。

人類的確很脆弱。
人類的心理更加脆弱。

你有沒有聽過社交工程學 (social engineering) ？

很多時候我們想像的黑客就是一些陰沉的人透過寫程式突破防火牆或者載入一些木馬。

黑客其實並不是這樣。

其實，很多時候這些人樣貌其實與普通人沒有分別，甚至有些是很帥。

實際上，最大的漏洞往往是在於人類身上，而並非在軟件上。黑客就是利用社交工程去令你無意中說出密碼、鑰匙。而這些才是最大的漏洞-人類的情感。

種種的理據使我無法相信任何情感，
卻偏偏現在影響著我的是戀愛產生甜味的錯覺。

現在我被阿凱在我最脆弱的時候幫助了我。
的確會產生喜歡的感覺。

也許這就是所謂被戀愛蒙蔽了雙眼的現象吧。

我不會知道你最終的結果是什麼，因為我不能觸及下一秒的事情。所有發生的也之不過是上一刻決定的結果。

我不能說世上沒有像故事或漫畫般的戀愛或愛情，我也不能說世上也沒有一件事能夠不勞而獲。
但是，在絕大部分的情況之下，這並不等於你能夠不去努力爭取你所想的結果。

有時候知識真的是一切。
因為當你擁有對方思考的一切時，你便能利用對方的心理而達至你所想的結果。

而我正正處於此懷下。

有時我很羨慕一些人能夠不去思考地愛人。
我卻早已經被知識侵蝕著。

「用有限的生命追求無限的知識」
一個有限的容器並不能盛載無限的知識。

人生苦短，有人說去做自己喜歡的事，那為什麼這麼多人會在做自己不喜歡的事？那是父母的期待，社會的「典範」在限制嗎？

我也不知道。

* * *

我們最後沒有走在一起。
真可笑吧。

明明是兩情相悅，卻沒有走在一起。

也許是我過往在談天時處理不當，或者純粹我只不過對她來說是一個普通的人，我在對方身上並什麼有意義的重量，什或至說是因為疫情的關係而沒有在一起。
我們也許只能夠注定成為朋友而已。

我沒有像以往那樣般痛心疾首，只是有幾天自我檢討後，我已經要忙碌於學業身上。

也許長大的意義只不過是把自己的感覺變得麻木吧。

過去幾年的我一直好像只有自己一個人在對抗著不想活下去的感覺。因為我根本找不到自己的價值。

有時我真的懷疑我自己的價值究竟是什麼。

沒有人不想活得有價值。但是又有幾多人能夠擺脫社會的期待，父母的枷鎖，去活出自我？

阿凱至少令到我知道有人會關心我吧。

至少不用一個人對抗著。

沒有在一起，卻至少不用獨自承擔。

也許就是因為沒有能夠為自己意義定位的關係，在這個無窮無盡不斷地互相攀爬的世界裏才會有人不想面對而自殺吧。

那種黑洞般的空洞感的確無疑是一件難以負擔的重量。

希望這本小說能夠支撐你的心理壓力。

100 · 1 亡魂

100 · 1 亡魂

這是一個沒有遇到救贖的另一世界。

* * *

「人生沒有夢想，與同鹹魚有什麼分別？」
這句話曾經被人誤用於考試作文上。

其實每個人都有夢想，只不過在社會與現實的洗禮之下慢慢被磨成了別人的形狀。

今天已經是不知道第幾屆的文憑試考試了。
望著窗邊的景色，其實只有當事人才會體會到當中的辛酸。
對於許多人來說這只不過是普通的一天，時間照樣流動著。

我望著窗外下著微雨的夜景，時而玻璃反映著自己長滿鬚渣的臉。

曾經淺度嘗試了酒精後，其實起初不明白為何有人會喜歡喝這種難喝的液體。
喝了三四杯，這並沒有令我失去理性，也只有累的感覺。

醉不了。

我是一個醉不了的人嗎？

也許再喝下更強烈的酒精會使我明白到有人酗酒的原因吧。

* * *

沒有。

這一切也沒有任何差別。

視線也沒有偏差，也許之不過是類似與安眠類似的考用吧。

這一切也與以往沒有分別。

大學都有著人際關係的暗角，這跟中學的也許還要來得恐懼。

表面只不過成為了靜如止水的面具，內裡更是猶看不見的深淵。

中學明見的關係現在成為了每個人暗地裡都需要利用的資源。

一切都沒有改變，根底裏還是那個軟弱的自己。

* * *

「要是那一刻能夠改變就好了」
這樣般埋怨也只不過是藉口。

我沒有任何的想法，
這一切已經被厭惡感清空。

感情這一切其實也只不過是一個人對別人的保護慾，為獲取優越感，性慾，一切的合成物。

我厭惡這樣的我。
卻這就是不能改變的事實。

當需要考慮所謂未來時，所有感情其實都談不上話。

為什麼很多人嚮往高中生年輕的戀愛故事？
因為這就是不用理會殘酷現實的戀愛。

「最近xx好像結了婚欸」

一切的資料再次從腦袋裡連結了起來。
成為了大人，
錢財、能力、成就就成為了一切的考量。

人不得不對現實低頭。

這一切夢幻的感覺其實也是否建基於金錢與物慾之上？

誰知道呢。

一滴的酒也已經倒光。
卻沒有醉的感覺。

一早已經知道事實，
那麼還有什麼會改變。
完結的一刻總會來臨，
那麼不如在最燦爛時候完結。

這就是亡魂的經歷吧。
我聽著蕭邦夜曲op48，在完結時追隨著夜裡的靈魂歸去。